京劇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九十四集

意中缘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九十四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京剧彙編（第九十四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綫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3 10/16 · 插頁：2 · 字数：80,000

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統一书号：10071·541 定价：（7）0.35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意 中 緣

于連泉藏本

提 要

明朝，南京名士董其昌，与友陈继儒，苦于求詩画者攪扰，遂求同道江怀一，物色內助，代笔分劳。

时錢塘才女楊云友，家境清寒，尝假其昌之名，作书画，奉养老父；福州名妓林天素，爱好笔墨，亦借继儒之名，題詩画扇，消磨时光。

一日，其昌、继儒、怀一同游，見和尙是空店中有題名其昌、继儒之詩画，知出巾幗之手，质諸是空，是空堅不实告。适天素来游，慕訪怀一。经怀一撮合，继儒与天素訂白首之約。

先是，是空垂涎云友，常以求画为名，径往楊家，解囊相助。楊父深感其德，央为择婿。及見其昌，是空认为机不可失，遂冒其昌之名求亲。楊父慨然应允。是空犹恐露迹，买通浪子黃天监假充新郞，迎亲过舟；并令使女妙香日夜严守，急欲远去。妙香本为良家女，誤失其身，銜恨伺报；适見云友，如实以告。云友遂与妙香定計，密将是空灌醉，推之入江。继而僱舟入京，垂帘卖画，暗自覓訪意中人。

天素女扮男装，回家葬母，路过仙霞岭，被山寇擄去，强为幕宾。继儒題詩求救于鎮海大将軍，山寇平，天素得归。

云友覓婿不得，集資返里；其昌迁升礼部，奉旨入京。怀一恐云友为别人聘去，遣媒复为其昌求亲，遭云友严辞謝絕，遂与继儒定計，央天素去相亲。三考三中，即时迎亲过府。洞房之夕，云友始知又入圈套。天素乃以实告。其昌与云友終成眷屬。

第　一　場

〔董其昌上〕

董其昌　(引)学士青蓮，人道是，富貴神仙。

(詩)九华金殿語从容，

暂脱朝冠鬢未蓬。

莫笑門庭清似水，

蒼生尽望黑头公。

〔院子暗上〕

董其昌　下官、董其昌，别字思白。南京华亭人氏。早登科第，升到朝班，官拜翰林学士之职。只因近来主上寵信奸佞，疏远忠良，因此暂退林下，倒也逍遙自在。只悔当年醉心风雅，喜弄笔墨，因此得了一个工书善画的声名，終日被这些求写求画的攪扰不休。下官同社之中，有一好友陈眉公，他与我同病相怜，也是笔墨十分忙碌。前日也曾約他同游西湖，隐姓埋名，暂图几日安逸。那湖上有个好友江怀一，不怕无有东道主人。今日拜客回来，想那眉公必然前来相訪。来！

院　子　有。

董其昌　看衣更换！

院　子　是。(与董其昌换衣介)

董其昌　你且到門外伺候。陈相公到来，速报我知。

院　子　是。(下)

〔陈继儒上〕

陈继儒　岭上白云間，野鶴自蹁躚。小生、陈继儒，別字眉公。日前董学士有书前来，約我一同游逛西湖。今日特来董学士府中，与他同赴游湖之約。来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院子暗上〕

院　子　哦，原来陈相公来了。我家老爷等候多时了。請少待，容小人通报。(进門介)启禀老爷：陈相公来了。

董其昌　有請！

院　子　有請陈相公！

〔陈继儒进門介，董其昌迎接介〕

董其昌　賢弟来了，請坐！

陈继儒　有坐。(坐介)

董其昌　啊賢弟，你我西湖之游，訂在何日？

陈继儒　小弟业经差人雇好船只，准备酒肴，安放行李。趁今日天气清和，即刻下船前去游玩，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董其昌　如此甚好。你我即刻前往。来！

院　子　有。

董其昌　我同陈相公前去游山玩水，須有几日耽擱，方能回来。尔等好好看守門戶！

院　子　是。

陈继儒　兄台，此处离湖边不远，你我一同步行前往，到那里上船，未知兄台意下如何？

董其昌　但憑賢弟。

陈继儒　請！

董其昌　請！

〔院子关門介，暗下。董其昌、陈继儒圓場。〕

董其昌　一对蓬萊避劫仙，

陈継儒　吟风弄月下九天；

董其昌　淡裝浓抹西施面，

陈継儒　只見湖光照眼前。

〔书僮、二船夫暗上，迎介〕

陈継儒　来此已是湖边。船家，搭了扶手。

〔二船夫搭扶手介〕

陈継儒　請兄台登舟！

董其昌　有劳賢弟費心！

〔董其昌、陈継儒上船介〕

陈継儒　兄台請坐！

董其昌　有坐。

陈継儒　僮儿，吩咐开船！

书　僮　开船！

〔二船夫开船介〕

陈継儒　兄台，你我在这船头之上暢飲一回如何？

董其昌　妙哇！对着这湖光山色，正好飲酒。

陈継儒　僮儿，酒肴摆下！

书　僮　是。（摆酒介）

陈継儒　請！

董其昌　請！

〔牌子。陈継儒、董其昌飲酒介〕

董其昌　賢弟，你看这西湖山明水秀，虽然美景非凡，終非久住之乡。数日之后，回到家去，依旧被那些求写求画的人纏繞不休。我意欲寻一代筆之人，在家中为兄分劳一二，賢弟你看如何？

陈継儒　妙极妙极！小弟也正有此意。兄台，你我暫且开怀，

再飲几杯。

董其昌　賢弟請！

(唱西皮原板)

每日里丹青和隶篆，

何曾半日得清閑。

寻个人来司笔硯，

逛山玩水也安然。

陈継儒　(唱西皮原板)

每日里写画多忙乱，

你我二人是一般。

霎时船到湖边岸，

(轉唱西皮搖板)

且到长街走一番。

〔二船夫搭扶手介，董其昌，陈継儒、书僮下船介。二船夫下〕

董其昌　正是：

名重才高計轉难，

陈継儒　說甚草圣与詩仙？

董其昌　还愁前路多知己，

陈継儒　悔結人間翰墨緣。

〔同下〕

第　二　場

是　空　(內)啊哈！(上)

(念)空門閑混几十年，

不靠弥陀不靠天；

单靠一双识貨眼，

賤收古董卖湖边。

在下、乃是西湖边上一个卖古董的和尙，法名叫做“是空”。原是京城里面一个有名的光棍。只因做賊犯案，逃出京城，恐被旁人识破，因此削髮为僧，来到杭州，开了一座古玩鋪，全憑这双识貨的眼睛，賤价收来貴价卖，不到十年，我倒成財主啦。如今正想还俗，娶一个美貌佳人；恰巧此处有一个穷秀才的女儿，叫做楊云友，生得十分美貌，不但知书识字，而且画得一手好画儿。她摹仿董思白的山水，和眞迹半点不差。我常常拿些綾絹紙张，送些笔資，去求她书画，放在鋪子里卖，眞就沒人敢說是假的。我又借着討画为名，打扮得齐齐整整，时常到她家走动。有朝一日，叫我弄到手中，嘿嘿，給她个先奸后娶，也是我父母的阴功，祖宗的德行。昨天又送去一幅綾子，今天不免带上几两銀子，去到她家走走！

（唱西皮原板）

　　僧衣都用香熏透，
　　誰人道我不风流？
　　这般艳福难消受，
　　难怪佳人爱比丘。（下）

第　三　場

〔楊云友上〕

楊云友　（引）貧无綵线供挑綉，苦借丹青度日光。
　　（詩）腰肢天生楊柳細，
　　　　娇媚岂是因忍飢？
　　　　笔耕原为度日計，

旁人道我逞才思。

奴家、楊氏，小字云友。乃錢塘秀才象夏公之女。不幸萱堂早故。自幼蒙我爹爹教养，学了些詩詞歌賦，并会些水墨丹青。可叹家业凋零，連年积下債务。如今天寒岁暮，爹爹出門謀館去了。家无宿粮，怎样度日？昨日是空和尚送来一幅綾絹，不免替他图画便了！

（唱南梆子）

如今正是初冬候。

且把寒天景象收。

古木寒鴉山岭秀，

一曲清溪繞树流。

这画儿倒是画完了，只是落誰的款呢？也罢！那不通文理的势利和尚，既然央求落董思白先生的款，以便图謀厚利，我就厚着面皮，冒写假款便了！

（唱南梆子）

只因要把燃眉救，

冒名哪顾满面羞？

落款之后盖假印，（盖章介）

妙笔丹青美景留。

画已完成，等那取画的人来，交付与他便了。

〔楊象夏上〕

楊象夏 （唱西皮散板）

謀館不成趁归舟，

水浅无魚怎下鈎？

云友儿，开門来！

楊云友 爹爹回来了，待我开門。

〔楊云友开門介，楊象夏进門，坐介〕

楊云友　啊爹爹，謀館之事如何？

楊象夏　唉，一言难尽哪！

（唱西皮散板）

书生薄命天造就，

万水千山把館求。

誰知一步走人后，

只落得穷途阮囊羞。

楊云友　貧富由天注定，爹爹何必挂怀！

楊象夏　話虽如此，只是那討債人来了，又便怎么处？

〔討債人上〕

討債人　（念）秀才心不善，

借債图誆騙；

不怕打官司，

只怕丢体面。

老楊在家嗎？

楊象夏　（惊介）儿呀，討債的又来了。无有銀子还他，不好出去相見。你去回他，說我不在家中就是了。

楊云友　（門內問介）是哪一个？

討債人　是要賬的。

楊云友　楊先生方才出門去了。这几日手头不便，改日有錢，亲自与你送去。

討債人　（背供介）明明在里头說話，怎么說不在家哪！有了，我不免闖了进去！（推門，闖进介）

〔楊云友避下〕

楊象夏　啊！你怎么闖进內室来了？这样无礼，成何体統，快快出去！

討債人　哈哈！眞有你的。你欠了債不露面儿，你可眞是屬烏龟的，縮住了龟头往盖子底下钻！

楊象夏　(怒介)呀呀呸！你討債就討債，我乃是黌門秀才，这烏龟也是你駡得的么？

討債人　什么“黌門秀才”，我看你是綠盖子的老烏龟，快成死烏龟啦。

楊象夏　你越駡，我越不还！

討債人　你越不还，我越駡！

〔是空上〕

是　空　裝就风流样，来亲窈窕娘。啊！里面什么人吵鬧，待我闖了进去。(进門介)啊！楊先生因何与人吵鬧？(指討債人)此位是誰？

討債人　是討債的。

是　空　他欠你多少銀子？

討債人　連本带利，結算一百两，言明月利三分。如今单問他要这三两銀子的利錢，他竟分文无有。

是　空　这事好办。(向袖取銀介)巧啦，我这里不多不少，刚好有三两銀子，你先拿去吧。

討債人　您多費心，謝过师傅啦。(出門介)为收一月利，費了半天心。(下)

楊象夏　多謝师傅！若不是师傅費心，还要受他人的恶气。

是　空　他們是守財奴，怎晓得敬重斯文哪？但是一件，这笔債总要想法还他才好。如其不然，我替老先生想，利上加利，年深月久，还受得了嗎？

楊象夏　唉！不瞞师傅說，我欠債之处甚多，不止这一笔。如今我又不处館，开門七件事，单靠小女这儿两笔買，哪里还有錢来还債呀！

是　空　这就难說啦。(想介)貧僧倒替老先生想了个办法，又怕出言冒昧，不敢开口。

楊象夏　旣有高見，但讲何妨。

是　空　聞得令嫒也长成人啦，何不寻一門当戶对人家，送她出閣？令嫒有那样的高才，就是多要些聘金也不为过。那时节債也还啦，令正的葬礼也可以办啦，岂不是好！

楊象夏　老夫也有此意，只是老夫旣为书香人家，怎好卖女还債、受聘葬妻；唉！話虽如此，如今这口穷气也爭不了許多，将来終久要走这条路的。老师傅往来走动，都是富室宦家，若有門戶相当的人家，就煩老师傅作伐。

是　空　如此甚好。只是出家人怎好替人作謀？旣然是老先生府上的事情，也說不了許多啦，此事您就交給我吧。

楊象夏　請多費心。

是　空　貧僧暫且告别。(又摸袖出銀介)这里还有十两銀子，老先生一并收下使用吧。

楊象夏　这却不敢！方才那三两銀子当作小女潤笔之資，还算受之有名；这是无功之祿，怎好接受。

是　空　以后少不得还要来求画，收在这儿，一块儿再算吧。

楊象夏　如此說来，只好愧領了。

是　空　前天送来的那幅綾子，不知画了沒有？

楊象夏　这桌上面的想必就是。

(取画与是空介)

是　空　正是：听君苦語暗消魂，不觉緇衣有泪痕。告辞啦！

(合十下)

楊象夏　唉！听他这一片怜貧惜老之声，果然是个好人，眞乃是难得呀难得！正是：莫道狠心多利口，慈悲毕竟出空門。（下）

第　四　場

〔林天素上〕

林天素　（念）奴年刚十八，
流落在烟花；
紅蓮出綠水，
保守旧根芽。

我，福州妓女林天素。不幸双亲早年下世，堕入青楼。虽然身在脂粉丛中，却爱与文人学士来往，因此练成了几笔画儿，頗能描摹那有名画家陈眉公的笔迹。这几日来到西湖进香，各处名胜俱已游到。是昨天客中无事，画成折扇一把，落了眉公下款，意欲寄到古董店內去卖，試一試这里人的眼力。且已聞得杭州有一文人，名叫江怀一，有心訪他一訪。丫鬟哪里？

〔丫鬟上〕

丫　鬟　（念）身作妓家人，
日夜不安生；
堂上一声喚，
堂下应連声。

姐姐，叫我什么事呀？

林天素　（交扇介）这儿有扇儿一把，你拿到古董店里寄卖，就說是陈眉公的眞迹。順便問一声，这儿有位江怀一江老先生，住在哪儿，我明儿个要去拜訪他去。

丫　鬟　是啦。（下）

林天素　正是：

　　烟花无意味，

　　书画学名家，

　　有朝时运至，

　　抛撇旧生涯。（下）

第　五　場

〔江怀一上〕

江怀一　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家院上〕

家　院　启禀員外：董老爷、陈相公前来拜訪。

江怀一　快快有請！

家　院　有請董老爷与陈相公！（下）

〔董其昌、陈继儒上〕

董其昌　深深庭院多幽靜，

陈继儒　鳥語花香万象春。

江怀一　（出門迎介）董、陈二位賢弟在哪里？

董其昌
陈继儒　江仁兄！

江怀一
董其昌
陈继儒　（笑介）啊哈哈哈……

江怀一　請进！

董其昌
陈继儒　請！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进門，分宾主坐介〕

董其昌　啊江仁兄，弟等今日奉訪，非为别事，意欲与兄同

到西湖边上古董店中賞鉴一番，不知到哪一家去好呢？

江怀一　有一是空和尚，开了一个古董店，倒还有些好字画。你我一同前往，可好么？

董其昌
陈继儒　如此甚好。就請兄台指引。

江怀一　你我一同前往，待愚兄前面带路。

董其昌
陈继儒　有劳了！

〔众圓場〕

江怀一　散步到湖边，
来結翰墨緣。

董其昌　已观山上画，

陈继儒　更看画中山。

〔同下〕

第　六　場

〔是空上〕

是　空　古董原难辨旧新，
全凭手段騙时人。
我、是空。昨天取了画儿来，还未曾摆列。今儿个天气清和，一定有买卖上門，待我摆設起来。
（摆画毕，持帚拂尘介）

〔丫鬟持扇上〕

丫　鬟　（念）杭州和尚真奇怪，
懶得念经做买卖；
賺錢不为干别的，
只为还他嫖賭債。

大师傅，你这个鋪子是卖字画的嗎？

是　空　正是。你要买什么字画呀？

丫　鬟　买倒不买，有一把扇子，在你这儿寄卖。

是　空　拿来我看，是哪个名家的？（接扇看介）“云間陈继儒写”，哎呀，这画儿未必是眞的吧？

丫　鬟　是我家姐姐亲手画的，怎么不眞？

是　空　哈哈！叫我一詐就詐出来啦。我且問你，你家姐姐是誰？

丫　鬟　是天下有名的妓女林天素，新近从福建来的。

是　空　原来如此。她这把扇子要卖多少錢呢？

丫　鬟　只卖一两銀子，多出来的是你的。

是　空　你回去对她說，我替她卖出了这个画儿，回来还要买她那个話儿哪。

丫　鬟　呀啐！那个話儿倒有，不是你們出家人买的。扇子收好，我去啦。（下）

是　空　（笑介）哈哈哈……这是一桩上門的生意呀。楊家女儿急切不能到手，不免先拿她来应个急，我就是这个主意。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上〕

江怀一　（唱）湖边风景閑游玩，

董其昌
陈继儒　（唱）城市山林在眼前。

江怀一
董其昌
陈继儒　大师傅請了！

是　空　請啦！阿弥陀佛！列公要买什么古董？

江怀一　把有名的字画，拿几样来看。

是　空　还是要古人的，还是要今人的？要論今人的，莫过

了董思白、陈眉公这两个大名家啦。

江怀一　好，就把陈、董二公的画拿来看上一看。

〔是空取画与江怀一介〕

是　空　这是董思白的。

〔众看画介〕

陈继儒
江怀一　果然画得好，眞乃名不虛传。

〔是空又取扇与江怀一介〕

是　空　这是陈眉公的。

〔众看画介〕

董其昌
江怀一　好，眞不愧是名家手笔！

是　空　如何？小店的东西沒有不好的。列公請坐，待我去泡杯茶来。（下）

江怀一　这张画儿同这把扇子，可是两位的眞迹？

董其昌　这张画儿，虽然摹仿得确如下官的亲笔，倒像是女流之笔。

陈继儒　这把扇儿嗎？画得也不錯，
但非小弟所画，也像是妇人所画。

董其昌　話虽如此，巾幗之中有这样的技艺，倒是不可不訪問一个明白。

江怀一　旣然如此，等那和尙出来，問他一番便了。

〔是空取茶上〕

是　空　茶收龙井叶，泉泛虎跑香。三位相公，請茶！

〔陈继儒、董其昌、江怀一吃茶介〕

江怀一　师傅，你的宝貨看出破綻来了，都是假的，不要拿来騙我！

是　空　岂有此理！是我亲自到松江去求来的，怎么会假哪？

江怀一　如今松江的人，冒二公的名字写画的很多，或者你被人朦哄，也未可知。

是　空　董思白、陈眉公两位名家，与貧僧相处，极为相契。这画是求他們二位当面画的，怎么会假？

董其昌　他們二位与老夫也是朋友相交。你且說来，他們二位是怎样的相貌？

是　空　那董思白是个胖胖的瘦子，陈眉公是个长长的矮子。

董其昌
陈继儒　(笑介)哈哈哈……
江怀一

江怀一　你是出家人，不应打这样的誑語。如今他們二人現在此处，你可要見他一見么？

是　空　現在哪里？

江怀一　(指董其昌介)这就是董思白。(指陈継儒介)这就是陈眉公。

是　空　(惊惶作揖介)得罪得罪！出丑出丑！失敬失敬！莫怪莫怪！

江怀一　这画虽是假的，画得倒也甚好，不知是哪个的手笔，我們要去拜訪于他。

是　空　少待。(背拱介)哎呀且住！那两个都是我的心上人，若对他們說啦，万一被他們娶了回去，那还了得！(想介)嗯，我自有道理。不瞞老爷相公們說，这画是人家寄卖的，不知是何人的手笔。

江怀一　是何人寄卖的？

是　空　一时把他忘啦，待我想来。

〔丫鬟上〕

丫　鬟　（念）吩咐两件，

忘了一桩；

轉去再問，

老家伙姓江。

江怀一　嗯！这是怎么讲話？

丫　鬟　师傅，方才我还忘記問您一桩事，这儿有个江怀一江相公住在哪里？

江怀一　江怀一就是我，你問他做甚？

丫　鬟　你原来就是江相公！我家姐姐叫我問的。

江怀一　你家姐姐是哪一个？

丫　鬟　是福建新来的女客林天素。

陈继儒
董其昌　林天素是当今第一个名妓，能书能画。这单条与扇子只怕就是她的手笔吧。

江怀一　（持画問丫鬟介）这扇子单条，是你家姐姐画的么？

丫　鬟　扇子是的，单条不是。

江怀一　这等說来，你回去对他言讲，不消她来訪我，明早我就来看她。

丫　鬟　是啦。（下）

董其昌　师傅，这单条到底是何人寄卖的？

是　空　我想起来啦，这单条是門市收进来的，实实不知来历。

董其昌　你要卖多少銀錢？

是　空　五两銀子的本錢，您随便給吧。

董其昌　（掏銀介）这錠銀子正是五两，你拿了去吧。

是　空　我照本儿卖，一个錢不赚，以后您多照顾点儿吧。

董其昌　我們回去吧。

董其昌
江怀一　請！（下）
陈继儒

是　空　正是：

　　　真話儿不會說出口，
　　　假画儿把銀子騙到手，
　　　明天赶紧訪娘行，
　　　别教他人去剪綹。（下）

第　七　場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上〕

江怀一　（唱）这一番游賞多佳兴，
　　　不觉来到白家門。

江怀一　开門来！

〔家院上开門介〕

江怀一　二位賢弟請进！

〔董其昌、陈继儒、江怀一进門，分賓主坐介〕

江怀一　有些名姬点綴湖山，实在妙得紧。二公，明日同去訪她一訪如何？

董其昌
陈继儒　願陪兄台前往。

江怀一　如此甚好。

陈继儒　董仁兄，我們要寻代笔之人，如今有了一个了。（对江怀一）小弟有一事相求，林天素这个女子，小弟想要娶她回去作一代笔，全憑兄台成全此事。

江怀一　佳人配才子，当得效劳。

董其昌　你的倒寻着了，我的那一个还不知下落，如何是好？

江怀一　董賢弟放心，只要世上有这个女子，愚兄保管代你寻来就是。

董其昌
陈继儒　这等說来，一同仰仗了。弟等暫且告辞。

江怀一　奉送。

董其昌　良友义气賽昆侖，

陈继儒　明天同去訪佳人。

董其昌
陈继儒
江怀一　請！

〔董其昌、陈继儒下〕

江怀一　家院，掩門！

家　院　是。

〔同下〕

第　八　場

是　空　（內）哈哈！（上）

（念）蒙人騙錢数着我，

吃喝玩乐眞快活；

只恨头頂光禿禿，

有錢不能娶老婆。

我、是空。自从見了楊云友这个美貌女子，日夜思念，不能到手。可巧他老子那天托我作媒。我如今要是自身前去求婚，那老头儿是个固执人，一定嫌我是个和尙，不願把他的黃花閨女做和尙的媳妇儿。有啦，我如今想起一人可以替我，此人名叫黃天监，当初也是富家子弟，只因吃喝嫖賭，浪蕩个精光，而且曾长过大疮，做了一个半路出家的老公。

干脆叫他做个枉挂虚名的新郎，財礼是我出，媒人归我做，等把新人娶了回来，連夜带进京城，那时节我将头髮养长，叫他将我的意中人儿交还于我，多少給那穷小子俩錢儿，轰他滚蛋，然后我独自享受，岂不美哉！岂不乐哉！他这几天正要和我借錢度日，等他等来，我便和他商議就是。

〔黃天监上〕

黃天监　(念)浪子穷来誰似我，

墳地卖尽絕香火；

慢說家中无老婆，

就有老婆又奈何？

我、黃天监。只因吃喝嫖賭，家产蕩尽，这两天分文无有，难以度日。不免去找那是空和尚，弄他几文，再作道理。(进門介)大师傅，几日不見，生意可好？

是　空　有話坐下說。

〔黃天监与是空对坐介〕

是　空　这样的冷天，不在家呆着，出来干什么？

黃天监　您是出家人，慈悲为本。前几天求您助我一臂之力，做点儿小买卖，您可曾替我想出点儿法子来沒有？

是　空　(搖手介)算了吧！你这样还做买卖哪？别現世啦！

黃天监　照您这么說，难道看着您的穷朋友餓死不成？还求您大开方便之門，救我一救才是！

是　空　我倒替你想了一个主意。但只一件，这儿用不着你，必須上北京去才行。

黃天监　您这又开玩笑啦。我穷到这个份儿上，哪儿有盘纏上北京啊？

是　空　只要你肯去，盘纏包在我的身上。

黃天监　既然如此，就請您說是怎么一回事吧？

是　空　你不是有打六零六的資格，只因少打那么一針，把随身法宝都丢了的人嗎？你只好到北京去找万岁爷做一名太监。你要眞到了那个份上，嘀！甭說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貴哪！

黃天监　唉！慢說享荣华、受富貴，只要有碗残茶剩飯也就得啦。

是　空　好小子，眞听話。跟我里头去，有知心話儿对你說。

〔是空領黃天监进內坐介〕

是　空　我当初原是北京的人，如今起下还俗之念，目下正要收了买卖进京，順便带你进京就是啦。

黃天监　若得如此，感恩不尽啦。

是　空　你既然要我带你去，你可得受我使喚！

黃天监　任憑差遣，哪怕叫我上山擒虎豹，下海摸王八，我也去。

是　空　你不用摸王八，凈等着当捞毛的吧。

黃天监　别玩笑！咱們說正经的。

是　空　我既然进京，少不得要还俗；还俗之后，少不等要娶亲。如今有一处亲事，正央求我作媒。我一来不好自己与自己作媒，二来一个光头，还未曾将头上的毛髮留起来，也难以成亲。現在要你替我做新郎，娶进京去，再把她交給我，不知你意下如何？

黃天监　（笑介）哈哈哈……我以为是什么为难事哪，原来是这个风流勾当，我会办。

是　空　可有一件！

黃天监　是哪一件？

是　空　自古道：朋友妻，不可欺。无論什么时候，一不許与她同衾共枕，二不許調戏于她。我自会找一个看守的人跟随。倘若你仗着你是个应名的丈夫，要不安本分起来，她自然会对我說。

黃天监　請問你，叫誰看着我？

是　空　不瞞您說，我早瞞着人討了一个丫鬟，叫做妙香，藏在地窖子里头。往后我的未婚妻来啦，少不得就叫这个丫鬟去服侍她。你老实不老实，她自然会对我說。你若果然老实，我到京里还要另眼看待你哪。

黃天监　就这么办吧。但是今儿个先借我俩錢，暫做目前度日之費。

是　空　那个自然。我这里有散碎銀子，你先花点儿再說。

（与黃天监銀介）

黃天监　謝謝啦。我凈听您的信儿啦，告辞啦。

是　空　不送啦。

黃天监　（笑介）哈哈哈……这是哪儿的事？竟有这样的便宜事。正是：时来运来，树上吊下扁食来。（笑介）哈哈哈……（下）

是　空　哎呀，老婆还未到手，先費了不少心机。天已不早，关了店門，到后面看"金瓶梅"去。（关門介，下）

第　九　場

〔楊象夏上〕

楊象夏　（唱西皮原板）

腊鼓鼕鼕岁暮催，

新仇旧恨一齐来。

索債人儿呼門外，

何处去寻避債台。

老夫，楊象夏。虽然飽讀詩书，怎奈运退时衰，家貧难以度日。如今年近岁末，手中分文无有，如何得了？不免将女儿喚出，父女們商議商議，(向內)女儿哪里？

楊云友　(內)来了！(上)

淨面盆为鏡，梳妆水作油。

爹爹在上，孩儿万福。

楊象夏　罢了。一旁坐下。

楊云友　有坐。将孩儿喚出，有何訓教？

楊象夏　唉！如今已近年末，开門七件事，一件无有。我想找上个朋友，凑一"小会"，也好过年，你看可好？

楊云友　如今世态炎凉，人人都是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还是不向人开口的好。

楊象夏　我看是空和尙，为人倒还不錯。前日为父被債主逼迫，多亏他出了銀子，才将債主送出大門。我看还是与他商量商量吧。

楊云友　孩儿看那是空和尙，言語轻狂，眼多邪視，全不像僧家举动，看来不是好人。先前的銀子，就不該要他的。

楊象夏　儿呀，世上人的好坏，外貌哪里看得出来？須要試試他的心田如何。自古道：人与財交便見心。你我父女如今落得这般光景，他肯解囊相助，便算难得。我儿不可背地胡乱評論。我肚內飢餓难忍，你我一同去到厨房，烧些粥湯，权且充飢，再作道理。

楊云友　遵命。

楊象夏　家无隔宿粮，怎样度日光！

〔同下〕

第十場

〔是空上〕

是　空　(念)不毒不秃，

越秃越毒，

光秃不毒，

受人欺負。

我、是空。自从想了那个妙計，又寻了那个替身，这桩好事有几分做得成啦。但是还有一个难題：楊云友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怎肯嫁个沒名沒姓的丈夫哪？那黃天监只好借他的身子，不便說他的姓名，須要想个人上之人，做个假中之假才好。我昨晚上想了一夜，想出一个人来啦。我看楊云友平日画画，不摹仿别家，单单摹仿董思白。不用說，她心中羡慕的就是他啦。可巧那老董前天又来买画，他的相貌，我肚子里記了个一清二楚，难道还怕她把我盘問短了不成？我如今就影射那老董的名字，只說要娶她续弦，自然是一說就成。待等騙她到手之后，馬上上船，連夜开得远远的，她就是查訪出来，哪怕她飞上天去。这个巧机关，神仙也猜不透。我就是这个主意。今儿个且去提亲。(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待我叫上一声。(向內)楊先生在家嗎？

〔楊象夏上〕

楊象夏　忽听門外喚先生，必然不是要債人。(开門介)

啊，大师傅，想必又有写画的生意了。

是　空　(向台下)你們看，书呆子就懂得写字画画。(向楊象夏)小僧今日幷非为此事而来。

楊象夏　为何而来？

是　空　前天您不是托我做月下老儿嗎，我特来与令嫒說亲来啦。

楊象夏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是　空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令嫒摹仿他笔墨、假借他名写画的那个人。

楊象夏　照你說来，莫非就是董思白不成？

是　空　着着着！正是此人。

楊象夏　他是怎么知道小女，要煩师傅說亲？

是　空　（笑介）哈哈哈……說起来这眞是前世的緣分。小僧原来并不相认于他，只因那天他忽然到小店来买画，我就把令嫒的画給他看。他一看就說是假的，而且识破了是女流的手笔，定要追問画画之人。是我看他识貨，料想隐瞞不住，只得以实情相告。他說他現在断弦，正要娶一位夫人，卑躬屈膝地央求我做大媒。您看，这不是前世的緣分嗎？

楊象夏　好倒是好。只恐未必是做正夫人，恐怕是偏房吧？

是　空　嗳！不是不是。他因为原配作古，才想续弦，好替他主持家政。日后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貴哪。您这是哪里的話！

楊象夏　旣然如此，我遵命就是。

是　空　旣蒙您亲口允許，但不知您要多少聘金？

楊象夏　这也算是爱好做亲，怎好提那“財礼”二字？

是　空　您也用不着客气。叫他預备下二百两銀子的聘金，礼物在外，明天是个好日子，就叫他送过来。

楊象夏　就依师傅。但只一件：学生年老无儿，只有这个小女，我是要在女婿家养老的呀。

是　空　这个不用說，一定这么办就是啦。不过他明天娶过門去，就要带回松江。老先生还要清还賬目，还要給您那亡故的夫人下葬，必定有許多日子的耽擱。(假想介)咱們这么办吧：您让他們先走，等他們回去之后，再派人来接您哪，您看怎么样？

楊象夏　这也使得。

是　空　咱們一言为定。小僧暫且告辞，就去催他备办聘礼。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請！

楊象夏　請！

〔是空下〕

楊象夏　糊里糊塗做丈人。(笑介)哈哈哈……(下)

第十一場

〔林天素、丫鬟上〕

林天素　喜鵲叫門庭，佳客定来临。奴家、林天素。昨日叫丫鬟去訪江怀一江相公的住处，可巧就遇着他本人。他說他今儿个先来看我，我这儿已然預备下香茶，等候来临。这般时候，想必来也。

〔江怀一上〕

江怀一　(唱西皮搖板)

无深交怎能把衷情来讲，

是慧眼识英豪料也无妨。

有人么？

丫　鬟　(出迎介)江老相公到啦，請里边儿坐！

〔江怀一进門，林天素迎接，分宾主坐介〕

江怀一　久聞芳名，今日一見，三生有幸。

林天素　老先生的大名，妾身仰慕已久。本待拜訪，倒蒙大駕先来啦。往后求教的地方，可就多的很哪。

江怀一　天素，昨日在是空店中，看見你摹仿陈眉公的笔迹实在妙得紧。你既有这样美貌，又是那样聰明，眞乃是难得！

林天素　您夸奖啦。昨天丫鬟回来說，那是空店內除了老先生之外，还有二位文人，不知是誰？

江怀一　一位是董思白，一位就是陈眉公。

林天素　（惊介）哎呀，原来是这两位大名人！那个样儿的东西，怎么上得他們的眼哪！奴家只为旅費缺乏，因此大胆冒了眉公的大名，画了把扇子去卖，以便貼补旅費。誰想被他本人看見，一来被他耻笑，二来还恐要怪我假冒名头，加罪于我，这便如何是好哪？

江怀一　无妨啊！他不但不恼恨于你，而且見你多才多艺，喜悅非常。本欲同老夫一同前来，只因有句話儿，不好当面言讲。托我与你商量，但不知当讲不当讲？

林天素　有話只管請讲。

江怀一　他意欲与小娘子訂下白首之約，不知小娘子可应允否？

林天素　奴久有从良之意。此番来到貴处，本欲择人而事。那眉公的大名，如雷貫耳，奴哪有不願之理？但恐他是一时錯爱，日久生厌，将奴抛撇，那时叫奴依靠何人哪？

江怀一　小娘子說哪里話来，那眉公是个至誠君子，小娘子少时一見便知，他决不会改变心腸。此事包在老夫的身上。

林天素　如此奴家就遵命啦。

江怀一　等他来时，老夫当与你們作伐。

〔董其昌、陈继儒上〕

董其昌　山路迂迴水流斜，白云深处美人家。

陈继儒　开怀有客来偏早，門外先停白鼻騧。

里面有人么？

丫　鬟　原来是二位客官！

董其昌　江老相公来了无有？

丫　鬟　現在里面，二位請进吧。

〔董其昌、陈继儒进門介〕

江怀一　啊，二位到了。請坐！

〔董其昌、陈继儒坐介〕

林天素　哪一位是董学士？那一位是陈相公？

江怀一　（指董其昌介）这位便是董学士。（又指陈继儒介）这位便是陈相公。

林天素　久聞二位大名，今日相見，眞乃是幸会！

董其昌
陈继儒　彼此一样。

江怀一　眉公，昨日之言，方才与天素言过，她已然应允了。

陈继儒　啊，小娘子已然应允了么？眞叫小生喜之不尽，感之不尽！

董其昌　天素，你也太胆大了。新郎还未曾看見，就把亲事許下。幸亏眉公生得风流俊俏；倘若生得丑陋，你岂不是悔之不及了么？

林天素　自古道：郎才女貌。只要眞是才子，那貌不貌的倒不要紧。奴家常見眉公的字画，是那样的瀟洒非凡，就知道一定是个风流俊雅的人物，所以一說我就应

允啦。

董其昌　(笑介)哈哈哈……原来如此。

陈继儒　多蒙小娘子这样的夸奖，眞乃僥幸也！

江怀一、董其昌　既是这样，趁着我們两个大媒在此，何訪就訂了百年之約？

林天素　奴家既然亲口允許，便是天长地久，永无改变。但只一件，我那下世的父母的灵柩还在家乡，未會落葬。我意欲回家一次，将我那二老的灵柩安葬，然后再与陈郎永偕百年之好，不知陈郎意下如何？

陈继儒　此乃天倫大事，应該如此。小生决不阻擋。

江怀一　这等說来，你二人先訂了約，然后天素再回去葬亲，等到二次轉到这里，同回松江便了。

陈继儒　小生遵命！

〔陈继儒、林天素同拜介〕

陈继儒　(唱)鴛鴦譜又把那紅絲系上，

林天素　(唱)今日里好姻緣作对成双。

董其昌　賢弟，得了新夫人，一定要在此多住些时候。愚兄再住一两日，只得先回去了。但只一件：前日那画画之人，千万要替小弟寻訪，一有好音，就煩相报。

江怀一　那个自然。只是那一幅画还要留在这里，也好作一寻人的线索。

董其昌　待弟临行之时，送交老先生就是。

林天素　是什么画儿呀？

陈继儒　那幅画儿的来历，与尊家画的扇子差不多，总是风流孽障，少时再与你細談。

董其昌　賢弟，好好伺候新夫人，我們暫且告辞了。

陈継儒　仁兄取笑了。

江怀一　（唱）霎时間喜事从天降，

董其昌　（唱）如花美眷配成双。

江怀一
董其昌　請！

陈継儒
林天素　請！

〔江怀一、董其昌下〕

林天素　（唱）請郎君到后面衷腸細讲，

陈継儒　（唱）今夜里好比那织女牛郎。

（同下）

第 十 二 場

〔四嘍兵引刘香老上〕

刘香老　（唱“点絳唇”）嘯聚海上，天生奇相；张飞样，劫善屠良，尽道魔星降。（上高台介）

（詩）海上行来海上眠，

海风吹得面皮玄。

北人不识南蛮相，

道俺魔王下九天。

俺、閩中大盜刘香老。生得銅筋铁臂，练就一身武艺，結识下一班好汉弟兄，做些黑夜出門的买卖。生意倒也兴隆，如今招兵买馬，积草屯粮，在这福建漳泉地方，倒做了一个大大的山寨之主，适才探子报道，前面建宁地面甚是险要，并无官兵把守。俺不免去到那里，杀官劫庫，独霸为王，有何不可！呔，众嘍罗！

四嘍兵　有！

刘香老　建宁去者！

四嘍兵　啊！

〔牌子。众圓場〕

刘香老　众嘍罗，这是什么山？

四嘍兵　乃是仙霞岭。

刘香老　好哇！仙霞岭乃是入閩咽喉之地，来往客商，在此经过不少。尔等就在此地安营扎寨，凡是过路客商，不論金銀貨物，全与我搶夺交納，以做軍餉！

四嘍兵　得令！

刘香老　还有一件：我这軍中少个书記，遇着讀书之人，不可杀害，要带来見我。倘若寻得一个有才学的秀才，充当幕宾，俺重重有賞。

四嘍兵　得令！

刘香老　正是：

　　令出如雷震，
　　軍行地动搖，
　　杀人喂战馬，
　　鮮血染征袍！

〔同下〕

第十三場

〔妙香上〕

妙　香　（念）前世不曾修，
　　今生做女囚；
　　藏身地窖里，
　　夜夜伴光头。

小奴家、妙香。乃是是空和尚瞞着人偷娶的一个美貌丫鬟。我当初也是好人家的儿女，被这賊禿驴用計买来，将我藏在地窖里，成年不見天日。白天要我做丫头，夜晚与他做妻子。这且不表。他如今又做下欺心之事，要娶那楊秀才家的女儿以为正室。唉，是空啊是空！我劝你出家的人，少造点儿孽吧！你害了我还不够，还要騙那书香人家的大閨女。聞听明天就要娶来过門。等他到来，問問他是怎样的一个娶法。閑話少說，就等着看戏法吧。

〔是空上〕

是　空　(低声)妙香，开門，我要下来啦。

〔妙香开門介，是空下窖介〕

是　空　宝貝儿，越来越像个老狐狸精啦。

妙　香　你如今有了千金小姐做正室夫人啦，就别再纏我啦。(哭介)

是　空　哎喲，哎喲！你这股子劲儿，誰受的了哇！妙香，你放心，我有了新的，总忘不了旧的；有了小的，总忘不了老的。

妙　香　我且問你，那楊家的女儿，比不得我，可以拿腿跑着来。你是出家人，沒有明媒正娶的道理。是怎样的一个办法，說出来咱們听听。

是　空　这倒不用你費心。我这个花和尚自有我的道理。但是娶进門来，須要迟上几天，方能到手。

妙　香　既然娶进門来，就是你的人啦，为什么还不能到手哪？

是　空　話說起来太长，坐下坐下。

〔是空、妙香对坐介〕

是　空　因为那个女子的父亲，一向央求我替他女儿作媒。可巧我正有还俗娶亲之意。只是头上无毛，須要把头髮养起来。又因为未曾离开此地，不便自己出名。如今央求黃天监假做新郎，替我娶了过来，連夜带进京去。你說此計如何？

妙　香　哈哈！果然是个妙計。但是你用心过度，謹防得了痨症。

是　空　胡說！怎么咒起我来啦？这件事，还要靠你扶持。

妙　香　什么事又用我啦？

是　空　你不知道，那女子聪明非凡，料她不肯嫁那平常之人。是我又生一計，假說松江董翰林娶她续弦，才騙她上鈎。你知道，黃天监肚子里的墨水比我还干，哪儿充得过去呀？我想，将来娶过来，少不得要一丫鬟服侍。我如今就屈你做个丫鬟，一路之上，全靠你遮盖一二，不要叫那老黃露出馬脚来，我到京后，自然重重的謝你。

妙　香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被他坑了一輩子，怎能够再帮着他坑害别人的女儿哪？也罢！我不免暂且应允，日后看事行事。(向是空)好吧，我既然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只要你成亲之后，不要抛撇了我，我一力承当就是。

是　空　旣然如此，今儿晚上就叫一乘轎子，送你到船上去伺候着。你到后面收拾收拾。

妙　香　正是：

　　　　毒計巧安排，

　　　　坑人理不該。(下)

是　空　　　但求头上髮，

快快长出来。(下)

第十四場

〔黃天监上〕

黃天监　(念)替做新郎图吃喝——便宜，

破衣脫下換新衣——得利，

洞房之內笑嘻嘻——福气，

是空和尚他来了——迴避。

我、黃天监。悔不該当初嫖娼宿妓，染下花柳大症，做了一个半路出家的老公。人人都說我是废物，誰想是空和尚他倒会废物利用，叫我替他假做新郎，代娶老婆。虽然枉担虛名，可是我如今吃他的飯，穿他的衣，坐他的船，何等受用！他今儿个娶亲过門，雇下这只大船，又送个丫鬟过来服侍。新人将到，不免叫丫鬟出来，吩咐一番。妙香哪里？

〔妙香上〕

妙　香　奴家生来命不强，倒給和尚做二房。

黃官人有何吩咐？

黃天监　嗳！如今該称“董老爷”啦，怎么还叫“黃官人”？

妙　香　等新人下了船，不用您操心，我自然会叫。如今花轎快到啦，快点儿換了冠带，伺候着吧。

黃天监　就是这身衣裳，也够瞧的啦，还要換什么冠带？

妙　香　您看，够多么糊塗！董老爷是做官的，怎么能不戴紗帽？

黃天监　也說得有理。只是紗帽这件东西，平常人戴了，要折福損寿的。

妙　香　沒有这么些說的。唱戏的天天戴它，也沒看誰折了

福去。你別要桀啦，戴上就結啦。

黃天监　那么咱們就穿戴起来。

〔黃天监換冠带介〕

妙　香　穿戴起来，倒像那么一回事。好好的坐在这儿，等候花轎到門便了。

〔吹打。儐相上，楊云友、轎夫上，楊友云下轎介，轎夫下。儐相贊礼，黃天监、楊云友拜介。儐相下。黃天监、楊云友对坐介，楊云友偷看黃天监不悅介〕

黃天监　夫人滴酒也不沾唇，八成是在理吧。也罢！待下官自斟自飲。（飲酒介）如今已经半夜啦，你們都去吧，快快开船！

黃天监　（換衣介）妙香，再燙酒来，我們吃醉了好睡觉哇。

妙　香　是。（斟酒介）

黃天监　夫人，現在并无閑人在此，你干这盅吧。

〔楊云友不理介〕

黃天监　不賞臉，沒法子。（想介）我晓得啦，夫人今儿个初离家乡，想必是心中不快，待我孝敬两句小曲，給您开开心。

〔黃天监唱小曲，連斟連飲，醉介〕

黃天监　我黃天监二十年来，沒有这么暢飲过，妙妙妙，我跟她睡觉去吧。（背供介）哎呀且住！自古道：酒在肚里，事在心头。我前日原与是空說过，不与她同床共枕。如今怎好同睡？况且又有妙香那个丫头在一旁牢牢看定，嗯！我自有道理。（向楊云友）夫人，今儿个日子不算很好，下官又急于回轉家乡，所以忙忙的将你娶了过来。如今虽則过門，不便同宿，下官且到前艙安歇，等到了家下，另选好日子再来同

房。

〔楊云友不理介〕

黃天监　妙香，点灯送我过艙，再来伺候夫人。

妙　香　是。

黃天监　正是：旣无云雨巫山事，免做出乖露丑人。

〔妙香、黃天监下〕

楊云友　且住！我当初只道他旣有其才，必有其貌，不知是怎生一个风流才子。却原来是这样一个渾浊的厌物，我楊云友好生命苦也！

（唱西皮原板）

自古紅顏多薄命，

这样的人儿怎訂終身！

人情险詐眞难定，

看来他是假斯文。

（哭介）喂呀………

〔妙香上〕

妙　香　已扶醉汉眠艙板，再請佳人入綉房。夜深啦，請夫人安歇吧。

〔妙香扶楊云友行介〕

妙　香　（念）可恨賊禿太不仁，

閨中哪知巧計情？

楊云友　明日再把詩文論，

石出水落识假眞。

〔同下〕

第十五場

〔江怀一持画上〕

江怀一　（唱二黃原板）

喜交游好宾朋管鮑一样，

为思白訪佳人常挂心腸。

聞听得楊家女才高艺广，

我不免到他家探訪娇娘。

我、江怀一。生平最喜交友，极重信义。董、陈二位自从那日見了那两幅画儿，因怜才而动心。我也曾应允与他們代为撮合。如今眉公的亲事，倒是一說便成，不曾費力；只是思白所托之人，还不曾訪着踪迹。为此常常挂心。昨日有人传說，此地楊秀才之女，名叫楊云友，写画俱佳，与思白笔路正是一般无二。不免带了那幅画儿，去到她家訪問一番。正是：既然才出众，必定貌惊人。（下）

第十六場

〔楊象夏上〕

楊象夏　无債一身轻，逍遥自在人。

老夫、楊象夏。自从女儿出閣，收了一份財礼，亡妻落葬，債务清还，倒落得个无忧无虑。只是一件，他原說一到松江，就差人前来接我。如今女儿嫁出一月，为何音信全无？所幸松江离此路途不远，再等两三日不来，我就寻到他家，难道还怕他推我出門不成？今日无事，且寻几本閑书看看，捱过几日便了。（看书介）

〔江怀一携画上〕

江怀一　（唱西皮搖板）

綠楊一带通幽径，

这里住着姓楊人。

啊，楊老先生在家么？

楊象夏　想必是松江有人来了。(开門介)啊！原来不是。(向江怀一)老先生高姓大名，有何賜教？

江怀一　在下江怀一。有事奉訪楊象夏楊老先生。

楊象夏　晚生就是楊象夏。有話就請見諭。

江怀一　啊，楊老先生，久仰得很！

楊象夏　彼此一样。

江怀一　聞得令嫒，乃是閨閣之中有名的画家。昨日在西湖边上，买得一幅小画，经过识家賞鉴，都說是与令嫒的画儿一样。特地带来求教，不知是与不是？

楊象夏　旣是这样，借来一观。

江怀一　請看。(与楊象夏画介)

楊象夏　(背供介)哎呀且住！这画果然是我女儿所画。但是一件，原假作董思白所画，卖与是空的。他若知道是我女儿假造，万一前去寻找是空，退起銀子来，怎生使得？也罢！待我回他不是便了。(向江怀一)老先生，这幅画儿仔細看来，着实的好。小女虽然会画，哪有这样妙手，不敢冒认。

江怀一　旣然不是令嫒所画，必然是另有一位閨秀能画此画。常言道得好："德不孤，必有邻。"我想令嫒必然知晓。

楊象夏　老先生不必多疑。这画依晚生看来，一定是小婿亲笔。

江怀一　令婿是哪一个？

楊象夏　就是董思白。

江怀一　(惊介)啊！怎么就是董思白！但不知是几时結亲的？

楊象夏　就是前月的今日，如今已经一月了。

江怀一　这等說来，是哪一个为媒？在哪一处成亲？現在哪里？

楊象夏　是空和尙为媒，在船上成亲，当晚开船，带回松江去了。

江怀一　(掐指算介)不錯，他果然去了一月了。(背供介)哦哦，是了，想是信我不过，疑我是个貪淫好色之徒，見了这等的佳人，自家一定要娶，所以瞞了我，作出这等事情。(向楊象夏)照老先生这样說来，你那令婿枉負了一个才子之名，行起事来，实实的不是人！

楊象夏　哎呀老先生！为何駡起他来了？

江怀一　小弟与他是莫逆的朋友，他那日在是空店中見了这付画儿，就托小弟寻訪其人。小弟只說他是眞話，果然替他寻訪。哪里晓得他竟自如此欺騙于我。难道說这还算得是君子之人么？

楊象夏　若果有此情，就怪不得老先生动气。或者另有什么緣故，也未可知。晚生就要去看小女，相見的时节，替老先生問他就是了。

江怀一　有劳老先生。告辞了！

(唱)辞别先生回草堂，

改日重来听端詳。

請！

楊象夏　請！

〔江怀一下〕

楊象夏　(唱)这样蹊蹺事一桩，

人情难測又难量。

低下头来心暗想，

也罢！

定往松江問端詳。（下）

第十七場

〔陈继儒、林天素携手上〕

陈继儒 （唱西皮原板）

鹣比翼凤双飞恩深义重，

林天素 （唱西皮原板）

暫分手莫伤怀行色匆匆。

〔陈继儒、林天素对坐介〕

陈继儒 娘子，我和你結亲之后，朝欢暮乐，不觉已是三春时候。昨日聞得你要回去葬亲，使我如同丢魂失魄一般。想你身体娇怯，路远途遥，叫我怎生舍得！

林天素 聚合期长，分离日短，相公且免愁腸。

陈继儒 （唱西皮原板）

最关心无有个男儿护送，

林天素 （唱）魂梦里与郎君千里相从。

陈继儒 娘子，此去有千里路程，又要走許多旱路。你是一个妇道人家，仅带一个丫鬟，路上行走，实实不便。

林天素 奴家原有个出門的法子，稳便非常，不劳相公挂心。

陈继儒 是个什么法子，請你說上一說。

林天素 奴家往常出門，都是扮做男子模样，并不曾被人看出。今番仍然改扮男装便了。

陈继儒 我不信妇人装做男子，旁人就认不出来。如此你扮来我看。

〔丫鬟暗上〕

林天素　少不得就要扮啦。丫鬟，取我的衣帽过来！

丫　鬟　是。

〔丫鬟取衣，与林天素改装介，下〕

林天素　相公，你看我扮得可像？

陈继儒　哎呀，妙得紧，像得紧！但不知行走如何？你行走几步我看。

林天素　(迈步行介)你看怎样哪？

陈继儒　一些破綻也看不出来。就这样行路吧。少时江怀一要来送你，你如今坐在这边，待他到来，你就和他作揖相見，看他认得出认不出。

林天素　就依陈郎。

〔江怀一、家院携食盒上〕

江怀一　时光轉暮春，来做送行人。
　　　　陈賢弟請了！

陈继儒　江仁兄請了！

林天素　(作揖介)江老先生請了！

江怀一　賢弟，此位是？

陈继儒　他乃是天素的令兄。

江怀一　难怪面貌有些相似。

〔江怀一、陈继儒、林天素坐介〕

江怀一　林兄是几时到此地来的？

林天素　昨日才到。还不曾过去拜訪。

江怀一　不敢。想是来接令妹的么？

林天素　然也。

江怀一　眉公，聞得天素要回閩中，小弟备得一杯水酒，替她餞行，快快請她出来。

陈继儒　他与小弟訂了婚約，就是仁兄的弟妇了，不便出来奉陪，就叫他令兄代飲了吧。

江怀一　倒也使得。

〔江怀一、陈继儒、林天素飲酒。林天素暗笑介〕

江怀一　（唱西皮原板）

宾朋們痛飲酒琼浆，

各自开怀說衷腸。

少时去把阳关上，

地北天南各一方。

陈继儒　（唱西皮原板）

世事不容人妄想，

天緣注定配鸞凰。

沽来美酒恩义广，

莫将离别挂愁腸。

林天素　（唱西皮原板）

霎时就把阳关上，

开怀暢飲又何妨！

把我誤作鬚眉样，

妾身天素女娘行。

江怀一　哈哈哈……原来你就是天素么？哎呀呀，你們看，居然是个美男子，一些妇女的姿态也无有了。这样上路，是再稳便无有的了。

陈继儒　江兄，前日董思白所托之事，可曾訪着些头緒了么？

江怀一　不要提起！思白和我們相处多年，只道他是个爽快的朋友。誰知他竟——

陈继儒　竟怎么样？

江怀一　那一个画画的女子，名叫楊云友，已被他娶回去了。

陈继儒　(惊介)岂有此理！他决不做这等事，恐为謠传，也是有之。

江怀一　此乃楊云友之父亲口对我讲的，怎說是謠传！

陈继儒　这等說来，是眞的了！他怎么做出这等事来？

江怀一　他欺騙于我，倒也罢了；你与他是何等交情，为何連你都瞞过了？

陈继儒　难怪他那日慌慌张张的回去了。原来为此。自古道：夫妻面前莫說眞，朋友面前莫說假。他如今把两句話儿顚倒过来了。

〔丫鬟男装挑行李上〕

丫　鬟　女扮男装虽然像，一路之上要提防。行李收拾完啦，請您起身吧。

陈继儒　煩兄同送一程，江上分别何如？

江怀一　正該如此。

〔众圓場〕

林天素　陈郎保重，奴家去了。正是：乔装旣做鬚眉样，不必临歧泪两行。請！

陈继儒
江怀一　請！

〔林天素、丫鬟下〕

江怀一　眉公，你看她临别不做寻常妇人的模样，竟自头也不回，飘然而去，眞女中之豪杰也！

(唱)免洒临别泪数行，

　　只将保重戒陈郎。

　　辞别賢弟回家往，(下)

陈继儒　（唱）只身归去好凄凉。（下）

第 十 八 場

〔是空上〕

是　空　老婆睡在别人艙，自己埋头不敢张。

我、是空。自从娶了楊小姐过来，已经数日，用大船装着他們两个，自己另雇一只小船，尾随后面。莫說不見面，就是偷看也不敢。照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手，可眞把我活活地給急死！我不免把黃天监叫过艙来，商議一个救急之法。倘若在这半路上，就成就了好事，岂不是更痛快一点儿？我就是这个主意。（向內）船家，把大船上的董老爷請过艙来讲話！

船　夫　（內）董老爷过船讲話！

黃天监　（內）来啦！（上）

（念）新郎虽做不同房，

他嫌我，貌不揚，

我愁我，无那桩，

两下心事都难讲。

是　空　老黃，你这几天好乐呀！

黃天监　还乐哪！我在前艙，她在后房；我打草鋪，他睡棉床，話也沒有說一句，眼也不曾张一张，她还是做她的眞閨女，我做他媽的假新郎，还乐哪！

是　空　呸！渾蛋！你虽是做假新郎，也得像那么一回事，虽然不便动手，何妨动一动口，給她說上些知情识趣的話，引逗她动了春心，才好替我做事。你不引起个头来，叫我怎么下手？

黄天监　不是我不亲近她，因为她是个女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我肚子里是一点儿墨水沒有。她要跟我談起文来，那不是要人家孩子的命嗎！

是　空　这个我早已吩咐过妙香啦。倘若她与你讲文，妙香自会与你遮盖。你只管拿那引逗春情的話，去打动她，她要是动了心，你就来見我，我自有随机应便之法。

黄天监　旣然如此，我就大胆过船，依計而行便了。

是　空　正是：你快去淫詞忙打点，我这里妙計巧安排。

〔同下〕

第十九場

〔楊云友上〕

楊云友　（唱西皮散板）

每日心头鹿儿撞，
奸計害人为哪桩？
有心試他鬼技倆，
怎奈鬼魅把身藏。

奴家、楊云友。自从那日上船，看見那人的面貌，心中甚是疑惑。欲待試他一試，看他才学如何，以辨眞假；怎奈他自从那晚出去，再也不进艙来。或者他自己知道臉面丑陋，配我不上，就此躲避于我，也未可知。是便是了，俗語說得好：丑媳妇也要見公婆。难道你就躲我一輩子不成？我如今把笔硯安排在此，待他进来，也好面試，且看眞假如何，再作道理。（放笔硯介）

黄天监　（內）妙香，泡一壶好茶，送到后艙去，我要和夫人

談話。

妙　香　（內）是啦。

楊云友　他要来了。我且装做不知，在这里画画等他便了。（执笔想介）我画什么好呢？哦哦，岸上梅花正开，不免画枝梅花便了！

（唱西皮散板）

分明一个村夫样，

假冒名士董其昌。

叫他把詩句題在画上，

看你妖魔哪里藏。（画介）

〔黄天监上〕

黄天监　（唱）离了前艙到后艙，

偷眼来看美娇娘。

〔是空偷进，又偷出介〕

黄天监　哎呀，我来的眞眞不凑巧，你看她又在那儿画起画儿来啦。倘若她借着字画，把那文謅謅的事拿来考我，岂不要了我这条狗命？我还是不进去的妙！好，我，我还是不进去的妙！

〔黄天监又偷看楊云友，楊云友抬头見黄天监，急起迎介〕

楊云友　奴家正要請教，相公来的正好。請坐請坐！

黄天监　（背供介）糟糕！不免传令妙香，速来救駕。妙香快来！妙香快来！

〔妙香捧茶上〕

妙　香　松柴做炭火难着，河水烹茶味不淸。（送茶介）呀，原来今天是倒风！

黄天监　怎見得是倒风？

妙　香　要不是倒风，怎么会把老爷吹进后艙来啦？

黄天监　多嘴，站在一旁，不要轉身！

妙　香　是。（背立介）

楊云友　奴家信笔塗抹，見笑大方。如今得近高明，正好求教，凡有不到之处，求相公当面提醒。

黄天监　（背供介）我这样的"相公"誰叫哇！

〔楊云友递画，黄天监一面看画，一面看妙香〕

妙　香　（背供介）八成这小子要坐蜡，想求救于我。别管他，待我溜了出去，叫这小子出乖露丑。（出立暗处，偷看介）

黄天监　（背供介）哎呀，这个丫鬟将我撇下，分明是叫我出丑，这便怎么好？（想介）有啦，我若夸她的画儿好，她越发的驕傲起来，只管盘問不住口啦。倒不如大模大样，混充一个识家，挑挑她的眼，或者被我吓倒。不敢再来盘問，也未可知。有理有理。（向楊云友）夫人，你这幅梅花，画便画得好，只是有花无叶，未免太不热鬧。岂不聞古語云：牡丹虽好，还要綠叶儿扶持。为什么不画些叶子，点綴点綴？

楊云友　相公此言差矣！梅花与别花不同，花不見叶，叶不見花。相公不信你看，那岸上的梅花，現时正在开花，它的叶在何处？

黄天监　呀啐！几日不見夫人，見了夫人，我就昏啦，哪有花叶齐发的梅花？这是下官的粗心，得罪了夫人，莫怪莫怪！（作揖介）

楊云友　岂敢！奴家画的如何，也要評論評論。

黄天监　（背供介）这又要瞧我的好看啦，我可說什么好哪？（想介）有啦，聞得人言，如今的人，沒有古人画得好，我把古人来比她，她自然欢喜啦。（向楊云友）夫人的画，笔笔都是古人，如今的人儿，哪配比夫人

画得这样好？

楊云友　既然这等夸奖，但不知奴的画像哪一家古人的笔法？

黃天监　待我想想看。(背供介)这桩事，是我自己找来的麻煩，好端端說她画的像古人干什么？就貼张招子在我这肚子上，也挤不出一个古人来呀！(想介)有啦有啦，有一輩古人就在嘴边上，为什么不抖摟抖摟哪？(向楊云友)夫人哪！我一肚子的古人，說不了那么多，只有一个画梅的古人，和你的笔路一样。

楊云友　是哪一个？

黃天监　他叫什么张敞。

楊云友　(笑介)相公你又弄差了！那张敞画的，乃是“眉眼”之“眉”，并非“梅花”之“梅”。

黃天监　他是一个最聪明不过的人，或者两样全都会画，也未可知。

楊云友　(背供介)这等看来，他画画儿是一窍不通的了。但不知这提詩写字之事如何？待我来再考他一考。(向黃天监)啊相公，想是你們做官的人儿，国事多煩，将画画之事，日久放生疎了。聞得相公乃当今才子，意欲求你在这画儿上題詩一首，也好与我这画儿添些光彩。

黃天监　既然如此，待下官到前艙去作，少时送来請教。

楊云友　相公，既是当今才子，这一首題画的詩句，有什么难作？一定要当面求教。

妙　香　(背供介)如今这小子快要狗急跳墻啦。也罢！我把門給他倒扣上，看他往哪儿跑！(扣門介，暗下)

黃天监　这等說来，詩是一定要作的啦。待我出去大恭一回，

出恭之际，放屁的詩，自然作出来啦。（急走开門介）啊！是那个将門扣上啦？妙香开門！妙香开門！

黃天监　（背供介）完啦！完啦！我原来是不肯来的，都是是空那个賊秃驴逼我进来，說什么騷話，調什么色情？如今好啦，就是跳下水去变王八也来不及啦。是空秃驴，你可害苦了我嘍！

楊云友　（催介）詩有了无有？奴家落墨伺候。（磨墨介）

黃天监　（背供介）你不是磨墨，簡直的是磨我的骨头，磨我的命！如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可怎么好哇？老天爷，我的爸爸呀！（頓足大哭介）

楊云友　（惊介）啊！为什么痛哭起来了？

（唱）忽听这廝悲声放，

倒教我心中无主张。

全无半点斯文相，

他分明是一个无賴儿郎。（悶坐介）

黃天监　哎呀，我的小干媽呀！只当我是个屁，您开恩把我放了吧！哎呀天哪！（又哭介）

楊云友　旣然如此，不用作了，饒你去吧。妙香，开門来！

〔妙香上，开門介〕

黃天监　（唱西皮搖板）

多謝夫人天恩广，（出門介）

这一哭免却了大禍一場。

〔妙香暗指黃天监介，黃天监掩面急下〕

楊云友　唉！这等看来，哪里是董思白？明明是个大拐子，假冒董思白的名儿，将我騙了过来。不免叫了鬟进来，問个明白。妙香哪里？

妙　香　在。

楊云友　(怒介)哇！你們这般人，分明是一伙强盜，做定圈套，拐騙良家子女。說了实話便罢；如若不然，我喊起地方来，拿到官中，連你也逃脫不掉！

妙　香　夫人說的不差，果然是一伙强盜作祟。可是我妙香与夫人一样，同是受害的人。若是与他們一党，方才就不反扣艙門，叫那小子出丑啦。

楊云友　(想介)这也說得是。且把艙門关上，走近身来，慢慢言讲。

妙　香　是。(关門介)且喜那东西过艙去啦，待我叙說一番。

楊云友　他到什么人的船上去了？

妙　香　到是空和尙的船上去啦。

楊云友　怎么，是空也来了么？

妙　香　夫人，这个坏主意全是那秃驴定的。方才那个下流东西，乃是是空雇来当替身的。

楊云友　(惊介)这是什么緣故？

妙　香　只因是空終日到你家求画，見你人物又标致，性格又聪明，就起了不良之心，要娶你做妻子。因为不曾留髮，不便自家出名，故此央了这傻小子，冒充董学士，娶你过来。等到了京中，就要把你交还給他啦。

楊云友　原来如此！这便怎么处？唉，我那胡塗的爹爹呀……(哭介)

妙　香　夫人，您先忍气吞声，咱們慢慢的想主意。您这么一哭，要是被他听見，知道亲事沒有指望，那时节你的性命可就完啦！

楊云友　話虽如此，但只一件，我因受騙，落了他的圈套；你旣晓得，为何也随他們来了？

妙　香　因为我卖身的时节，也被媒婆騙啦，后来身子被他所辱，时时怀恨在心。只为孤身一人，不好行事。如今随了夫人，不愁沒有帮手啦。須要緩图机会，不可走漏消息。

楊云友　方才那个厌物，是何等样人？

妙　香　此人姓黃名天监。虽是个男子，却与我們一样。

楊云友　难道他也是个妇人不成？

妙　香　虽然不是妇人，却是有男子之名，无男子之实。为害楊梅結毒，烂坏了身子啦。

楊云友　怪道他那般老实，不敢近身，原来是这个緣故。

妙　香　夫人，您还亏得是他；若遇着别的村夫，也与我梅香一样，保不住你那千金之体啦。

楊云友　照这等說来，不但不該恨他，还該感謝才是。我們想个什么法子对付他們呢？

妙　香　有一物件在这里，是当初他拿来摆布我的，我一向要拿来摆布他，因为无有帮手，不好行事，如今可要用着啦。

楊云友　是什么东西？

妙　香　我初来的时节，原不肯与他同眠，被他用一服迷药，放在茶飯之中，与我吃啦，就昏迷不醒，失身于他。及至醒来，已然后悔无及。后来他不疑我，就把迷药叫我收藏。現有一包在此，几时咱們設个計較，弄他过来，放在酒杯里面，給他吃啦，待他昏迷不醒的时节，請他下水就是啦。

楊云友　（喜介）妙啊！既有此药，事不宜迟。你几时走过船去，就說我情願嫁他，你騙他过船成亲，到那时节依計而行便了。

妙　香　說得有理。明儿个我就过船去。

楊云友　你好好看守門戶，待我歇息片时。

妙　香　遵命。

楊云友　（唱）强盜做事太欺心，

　　　　险些儿失了玉坚貞。

　　　　假冒忠白实可恨，

　　　　魚目混珠笑坏了人。

〔同下〕

第二十場

〔四嘍兵、賽金刚上〕

賽金刚　（念）为人黑心只爱錢，

　　　　做事哪怕坏心田！

　　　　遇見客商来过路，

　　　　教他留下买路錢。

俺、刘大王帳下头目賽金刚是也。自从大王来到仙霞岭，叫我們弟兄分班擋路。打劫来往客商，得了許多金銀財宝，献与大王。大王甚是欢喜。只因寨中缺少幕宾，叫我們擄一讀书之人，充当此任。怎奈如今世上，假斯文太多，眞才子太少。也曾擄过数人，无奈无有眞才实学，怒恼大王，俱各斬首。还要我們再来寻找。（望介）說話之間，远远望見山脚之下，来了一个戴方巾的人儿。弟兄們！

四嘍兵　有。

賽金刚　不要响动，藏在僻靜所在，等候擒他上寨便了！

四嘍兵　遵命！

〔众埋伏介〕

〔林天素上，丫鬟挑行李随上〕

林天素　(唱)行过万水又千山，
　　　　关塞萧条行路难。
　　　　行走之間抬头看，
　　　　仙霞峻岭在面前。

賽金刚　呔！哪里走？快快献宝上来！

林天素　(惊介)列位，念我是讀书之人，身边所带，不过是几本破书，无有什么錢財。

賽金刚　既是讀书之人，不要你的銀子。俺大王身边缺少一个幕宾，你去做了吧。

林天素　(惊介)我肚里无有文才，做不得幕宾。

賽金刚　呔！身边既无錢財，肚内又无文才，要你何用？拿来砍了！

四嘍兵　啊！

〔众拿林天素、丫鬟欲杀介〕

丫　鬟　大王爷饒命！我家相公是极有文才的，做得幕宾。

賽金刚　既然如此，放开他們。

〔众放林天素、丫鬟介〕

賽金刚　你可将行李先挑到松林等候。倘若大王收留下你家相公，然后再来接你进寨。

丫　鬟　哎呀，吓煞我也！(挑行李下)

賽金刚　你可願当幕宾嗎？

林天素　待我思忖思忖。(背供介)哎呀且住！我今日落在虎口，难以脱身。权且順从，再作道理。(向賽金刚)情願效劳。

賽金刚　既然如此，随我进寨！

林天素　是。

〔众圓場。四嘍兵引刘香老上〕

刘香老　身是人間罗刹，正应上界妖星。

賽金刚　启禀大王：适才拿着一个书生，可以做幕宾。特地解来請功。

刘香老　不要像以前的那几个！

賽金刚　这个气度文雅，与以前的几个大不相同。請大王面試。

刘香老　那秀才过来，你果然是有文才的么？

林天素　虽无大才，尚可小用。

刘香老　这等說来，就把腰間宝劍为題，吟詩一首，念来我听。

林天素　大王請听！

(念)千年宝劍气如虹，

昔日曾交楚汉鋒：

莫道斬蛇皆仗汝，

也曾江上刎重瞳。

刘香老　好！詩中的意味，我虽然不解，这音韵念来甚是和諧。且能冲口而出，不費一些儿思索，一定是个高才。众嘍罗，記功候賞！

四嘍兵　啊！(下)

〔賽金刚下〕

刘香老　失敬了！

〔刘香老与林天素摆座，林天素坐介〕

刘香老　請問先生高姓大名？

林天素　卑人姓林名天素。

刘香老　孤家出身草莽，这文墨之事一概不知。以后全仗先生指教。

林天素　卑人不敢。

刘香老　先生休得过謙。吠，众嘍罗，吩咐下去，后面大排酒宴，待孤家与先生把盏压惊！

四嘍兵　啊！（下）

刘香老　先生請！

林天素　大王請！

刘香老　(笑介)哈哈哈……(下)

林天素　唉！这便如何是好！（下）

第二十一場

〔董其昌上，院子随上〕

董其昌　（唱西皮原板）

丹青笔墨日紛紛，

床头缺少捉刀人。

求签打卦姻緣問，

望断青鸞少信音。

下官、董其昌。自从湖上回来，度了残冬，不觉又是三春时候，这些书画应酬，依旧忙个不了。記得去年离开西湖的时节，曾托江怀一留心寻訪那画画的女子，至今尙无消息，好生放心不下。我不免去到书房，修书一封，差人到湖上討个消息。家院！

院　子　有。

董其昌　我在书房修书，凡有生客前来，一概擋駕。

院　子　遵命。

董其昌　正是：八行代我传心事，千里从人望好音。(下)

〔楊象夏背包裹上〕

楊象夏　（唱西皮搖板）

　　女嫁名門事称心，

　　音信全无为何情？

我、楊象夏。自从女儿去到董家，已然两月，不但不差人接我前去养老，而且音信全无。万般无奈，只得千山万水，徒步前来探訪。幸喜已到松江地面。适才打听，轉过这条长街，便是董府。我不免赶上前去便了！

（唱西皮搖板）

　　看来世事眞难定，

　　事有蹊蹺挂在心。

　　迈步且把前街进，

　　那厢定是董家門。

这里有一黑漆門楼，門楼之上高挂学士第的門匾，一定是这里。（向院子）啊，請問門公，这里可是董思白学士的公館么？

院　子　不錯，是这儿。你問他干什么？

楊象夏　（背供介）果然不差。待我放下包裹，对他言讲。（放包裹介）煩你通报一声，就說他的丈人到了。

院　子　怎么，老爷的丈人到啦，現在哪儿哪？你是他第几等的管家？

楊象夏　嘜！我就是他的丈人。

院　子　呸！我們家老爷哪儿有你这样叫花子的丈人！

楊象夏　古語說得好：就是皇帝也有三門穷亲戚。你只管通报，少时他自然会来迎接于我。

院　子　他来接你？什么东西！

楊象夏　（怒介）怎么，我穷便穷，也是你家老爷的长亲，怎么

你开口便駡？

院　子　告訴你說吧：不但駡，我还要揍你哪！

〔家院上〕

家　院　好好对他讲話，跟他嘔哪門子的气呀！（向楊象夏）老头儿，我实对你說吧：我家老爷有事，沒有工夫会客。你要果然沾亲，改日再来，与你通报就是。

楊象夏　到底是老人家不錯。你家老爷旣然有事，可以进去对夫人言讲，就說她父亲到了，她自然請我进去。

家　院　（向院子）听他之言，倒也像有些来历。你进去通禀一声。

院　子　你怎么也老糊塗啦。夫人的父亲，我是見过的，哪儿像他这块穷骨头！

家　院　自古道：一个人有三父八母。或者是他的干爹。

院　子　誒！

家　院　岂有此理！你問一問去吧。

院　子　你姓什么？哪儿的人？說明白了，我替你去回。

楊象夏　我姓楊，在杭州居住。

院　子　我去回禀，果然是实，还則罢了；如若不然，哼哼，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下）

楊象夏　老管家，少时夫人接我进去，这个包裹，煩你代我拿上一拿。

家　院　那个自然。

〔院子持棍急上〕

院　子　光棍还須光棍打，恶人还待我恶人轰！

〔院子打楊象夏，家院急拦介〕

家　院　哎呀，这是干什么？

院　子　哈哈！我把你这个老东西，你穷疯啦，跑在这儿跟

誥命夫人充大輩来啦。我对夫人讲啦，碰了一个大釘子，她說，她沒有这么个父亲，叫我用大棍子把你轰出去。（打楊象夏介）出去！

家　院　兄弟，看他是年老的人，好好叫他走就得啦。

（向楊象夏）还不快走？

楊象夏　（怒介）反了哇，反了！亲生女儿竟叫人打起他父亲来了，（想介）哦哦是了，她一来怪我无妆奩，二来嫌我坏体面，故尔这般待我。唉，你不认我也就够了，亏你还开这样的毒口！唉，好叫世上养女儿的人寒心哪！

（唱）实指望嫁女来养老，

　　一場大梦到如今。

〔楊象夏轉撞家院，家院扯楊象夏介〕

家　院　怎么，我好好的劝你走，你倒撞起头来啦？你撞死了，要訛詐誰呀？

楊象夏　唉！

（唱）恨只恨我养下不孝之女，

　　并无干系与旁人。

〔陈继儒上〕

陈继儒　一到便来寻旧友，双眼专等看新人。

家　院
院　子　哎呀，陈相公回来了！

陈继儒　这是什么人，在此撒賴？

家　院　启稟相公：老爷現在书房有事，吩咐生客若来，一概擋駕。这个老儿到来，憑空說老爷是他女婿。小人不理他，他就撞起头来啦！

陈继儒　（向楊象夏）請問老兄貴姓？家住哪里？

楊象夏　学生姓楊，敝处杭州。

陈继儒　思白他去岁在湖上新娶一位夫人，莫非就是令嫒嗎？

楊象夏　正是。

陈继儒　(向家院)你老爷新娶的夫人，就是他的小姐，怎么不与他通报？(向楊象夏)他們旣不认得，不要見怪。小弟奉陪进去就是。

楊象夏　多謝了！

〔陈继儒領楊象夏进門介〕

陈继儒　快請老爷出来！

家　院　有請老爷！

〔院子、家院暗下〕

〔董其昌上〕

董其昌　忽聞賢弟到，定有好音来。啊，眉公到了，請！

陈继儒　去岁恭喜，小弟因为不知，未曾賀喜，多有得罪！

董其昌　愚兄喜从何来？請問此位是……

陈继儒　他就是新夫人的令尊。

董其昌　老丈請了！

楊象夏　請了！

董其昌　(背供介)哎呀且住！想是那头亲事，竟替我做成了，眞乃喜从天降。(让坐介)大家請坐！

楊象夏
陈继儒　有坐。

〔陈继儒、楊象夏、董其昌分宾主坐介〕

董其昌　啊眉公，愚兄所托之事，想是有些头緒了？

陈继儒　兄台又来取笑，新夫人久已过門，倒还問起小弟来了，想是怕我討飲喜酒么？

董其昌　眉公，我幷不曾娶什么新夫人。你的話我是半点也

不懂啊！

陈继儒　你当初瞒我做事，就該罰你！怎么还是与我装痴呀？

董其昌　哪有此事？你听何人言讲？

陈继儒　請問你，既然不曾娶（指楊象夏）他的令嫒，他为何找上你的府門来了？

楊象夏　老先生，总是我这个穷鬼，不該上他的門。他不是瞞着老先生，就是不肯认我就是了。既是如此，老汉告辞！

〔楊象夏起身欲行，董其昌拦住介〕

董其昌　老丈請坐！你二位在此讲話，下官确像做梦一般，一些儿头緒也摸不着。这是什么緣故？請快讲来！

陈继儒　請老丈把令嫒結亲的事儿，当面說来。

楊象夏　去年十二月，是空和尙来說，董思白老爷見了小女的画儿，十分贊賞，要与舍下結亲。学生久仰他的才名，就欣然应允。他第二日就下了定礼，第三日娶下船去。原說一到松江，即刻差人接我。誰想两月已过，鬼也无一个上門。我一来舍不得小女，二来无人做伴，只得孤身一人，受这风霜之苦，寻到他家。不想他不认我！

董其昌　（惊介）这是哪里說起？我当初在是空店中，見了一幅画儿，贊賞是眞，只是煩人查訪，看是何人所作，并不知是令嫒画的，哪里会去求是空作伐？方才我还写了一封书信，正要差人前去探听消息。老丈所說那些情由，我是做梦也未曾梦到哇！

陈继儒　我說思白他是至誠君子，决无此事，如今看来，想是是空和尙假借他的名头，替别人騙婚，也未可知。

楊象夏　二公之言，空口无憑，实难相信。

董其昌　老丈若不相信，喏喏喏，現有方才写的书信，現在袖內，墨迹未干。取出来大家看上一看。（取书与楊象夏介）

楊象夏　（惊介）啊！这等看来，我的小女果然被人騙去了，哎呀天哪！

（唱）听一言教我咬牙恨，
　　强盗害我为何情？
　　萍絮飘零何处問，
我的儿呀！
　　可怜白玉委埃尘。

老先生哪！小女一生学字学画，从不肯称贊別人，开口就是董思白，閉口也是董思白。那是空賊子前来說亲的时节，說是董先生续娶。我对小女說明，她喜之不尽。只道今生幸配才子，就是学生年老无儿，也算是終身有靠了。誰想做的乃是一場春梦。哎呀儿呀！董思白現在这里，你往何方去了？（哭介）我那娇儿呀……

董其昌　唉，（哭介）可怜哪……

（唱）自古道紅顏多薄命，
　　为我害了白玉身。
　　海角天涯无处問，
小姐呀！
　　怎不教人痛伤情！

陈継儒　你二人不必哭了。老丈回去，問是空要人就是了。

楊象夏　我也曾尋过他了，誰想店也不开，人也不見。問过他的近邻，都說搬到远处去了。

董其昌　足見賊人胆虛。眉公，我和你都要留心查訪，若寻着此人，定要将他送官治罪。

陈继儒　那个自然。

楊象夏　学生告辞了。

董其昌　老丈既无令郎，令嫒又无下落，回去做甚？不如在舍下权住几时，待下官替你寻訪你的女儿便了。

楊象夏　多蒙台爱。只是怎好打扰！

董其昌　老丈何出此言？（向陈继儒）啊陈賢弟，愚兄此地，你是常来常往。煩你引路，带老丈到我书斋寬坐，愚兄少时就来奉陪。

陈继儒　遵命。

楊象夏　打扰不恭了！

董其昌　請！

〔陈继儒領楊象夏下〕

董其昌　哎呀且住！話虽如此，只是事到如今，却向哪里去寻？何方去找？（下）

第二十二場

〔是空上〕

是　空　（唱西皮搖板）

今夜晚前后艙灯光明亮，

可笑我头光光要做新郎。

我、是空。这几天正在这边儿苦熬不住，要想个法子，騙楊小姐成亲；誰想天賜奇緣，倒因禍而得福。只因黃天监被她考倒，露出馬脚，多亏妙香这个丫头将錯就錯，与她說出眞情。她道："是空师傅体态风流，人物标致，当初到我家走动，累我害了成

年的相思病。只恨女孩儿家，心事虽有，难以启齿。他如今要娶我，我是十分欢喜，为什么不自己出名，把个厌物前来陪伴于我？你可叫他拣个好日子，自己过来成亲，不要耽擱了奴的青春。"我听了这几句話，心里就像热鍋上的螞蟻，哪儿还等得及什么好日子！我說，今儿晚上就是好日子，就要过去成亲。思想起来，哎呀，岂不快哉乐哉也！

（唱西皮搖板）

这件事儿眞僥幸，

春宵一刻值千金。

且待我入香閨施展本領，

看看这花和尚能是不能！

这桩事不用說，是千妥万妥、称了心願啦。（想介）哎呀且住，黃天监那个狗才，当初我用的着他，所以把酒飯給他吃，衣裳給他穿，大船給他坐。如今新郎是我自己作啦，还要他干什么呀？本当把衣服剝下来，赶他上岸；只是我过两天到了京中，还缺个家丁。我如今另有計較摆布于他，不愁他不入我的計牢籠。也曾吩咐船家，喚他过艙答話。等他来时，先用个下馬威吓吓他，便好行事。不錯，我就是这个主意。

〔黃天监上〕

黃天监　（念）后浪推前浪，

新官替旧官。

絲毫沒沾染，

总算我清廉。

太师傅恭喜！

是　空　啊！我花銀子娶媳妇，本是我口里的食，要你恭的哪門子喜呀？

黃天监　你这个新郎起先是候补，如今是現任啦，怎么不恭喜？

是　空　你旣晓得我是現任，就該赶紧預备交代，还坐在艙里大模大样，装他媽的哪棵葱啊？

黃天监　（背供介）不妙，这个禿驴过了河就要拆桥。

是　空　我且問你，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黃天监　是你給我穿的。

是　空　我干什么給你穿哪？

黃天监　你要我做新郎，裱糊我的。

是　空　却又来！自古道：装龙像龙，裝虎像虎。不会念经，别做和尚；不会上鞋，别做皮匠。我只說你在风月場中走过，这些应对的口才必然不錯，所以好酒好飯給你吃，好衣裳給你穿；誰知你这小子一窍也不通，画儿也不会看，字儿也不会写，詩也不会作。若不亏我有个机灵的丫头，险些誤了大事。你如今干什么不像什么，就該把衣裳交还我，还穿着它装哪門子蒜哪！

黃天监　我替你效劳一場，不指望别的好处，这身衣裳就賞給我吧。

是　空　（怒介）呸！放你媽的狗臭屁！我如今自己做新郎，等着要穿，快快給我脫下来！

黃天监　就算您賞給我吧。

是　空　不行，脫！

黃天监　哎，脫就脫。

〔黃天监脫衣介，是空換衣介〕

是　空　还有靴子！

黃天监　靴子脱了光着脚，怎么走道？您把这双靴子賞我吧。

是　空　呸！你那双又肥又大的臭脚，穿草鞋也不配，硬要穿靴子？你看，一双新靴子叫你給弄得歪歪咧咧的那个样子，还不快脱！

黃天监　我脱了这双靴子，求您把您脚上那双鞋賞我穿吧，省得我光着袜底走，就算您积了德啦。

是　空　你要我的鞋，也得先把靴子脱給我，我好换鞋給你呀！

〔是空脱鞋，黃天监脱靴，是空将脚伸向黃天监介〕

是　空　把靴子給我穿上！

黃天监　怎么，脱了还你也就是啦，怎么还要我給你穿？

是　空　快穿！哪儿有这么些个废話！

〔黃天监与是空穿靴介，又换穿是空鞋介〕

是　空　好好的一双新靴子，叫你一双大肥脚，盘子裝猪头，穿不下去硬要穿，弄成这个样子。如今再把方巾除下来！

黃天监　您头髮还沒有养长哪，这个方巾戴着不好看。您把它賞給我戴吧。

是　空　什么？我戴着不好看，你小子这个样子我不信戴着就会好看，快給我摘下来，什么东西！

黃天监　摘下来就摘下来。

〔黃天监除方巾，是空换介〕

是　空　如今您就請上吧！

黃天监　請上什么？

是　空　請上岸！

黄天监　上岸去，干什么？

是　空　上岸去干什么？俗語說得好：烏龟吃大米——白糟蹋粮食。这些日子用上好的飯食，养你这个无用的臭烏龟，粮食被你糟踏的也够瞧的啦。我如今要煤黑子撒帖子——

黄天监　此話怎讲？

是　空　散他媽的炭！

黄天监　（惊介）哎呀，您原說带我进京，怎么来到半路途中，忽然反面无情起来？

是　空　当初我以为你大小能做点儿事，故此应允带你进京。如今才知道你是任屁事干不了，只好轰你滚蛋！

黄天监　我除了做新郎的事情干不了，其余我全会干。

是　空　你說你会做什么？

黄天监　我上船会撑篙，上岸会拉縴，冬天会烧火，夏天会打扇，鋪床叠被拿夜壶，外带着給你夫人把溺盆儿涮，我全都能办，全都会干。还求您大大行方便，賞我吃一碗残茶剩飯。

是　空　少在这儿信嘴嚼舌。你要是打算服侍我，除非是写一张卖身契，我賞你几两身价，才好使喚你。

黄天监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要不依他，定要赶我上岸，腰間又无盘纏，我可往哪儿去好哪？也罢！我不免暂且答应，騙他几两銀子使用，再图脫身之計便了。（向是空）既然要我卖身，您給我多少銀子？

是　空　少了我也拿不出手，就給你一个整数吧。

黄天监　想必是一百两啦？

是　空　呸！就憑你这块骨头，从哪儿值一百两？十两銀子，

沒处儿再多。

黃天监　好，就依您，十两。不用說，还得写卖身字据呀？

是　空　那个自然。

黃天监　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咱們就写字据。（写介）請看。

是　空　旣然写了字据，就要行个主仆之礼，过来磕头！

黃天监　老爷在上，奴才叩头。（叩头介）老爷，奴才字也写啦，头也磕啦，求您把銀子賞給我吧。

是　空　哈哈！你这小子好沒記性，銀子你早使过啦，还要什么銀子！

黃天监　啊！銀子是您哪只手递給我的？我是哪只手接的？請您說說我听听。

是　空　嗯？好混賬的刁奴！你說你不曾接过我的銀子，我且問你，从杭州到这儿，一路而来，那飯錢、酒錢、船錢、轎錢，哪一样儿不是錢？你算一算，岂止十两？我如今不叫你小子找出来也就够啦，你还要問我要錢，混賬！

黃天监　是，您哪！

是　空　可恶！

黃天监　是，您哪！

是　空　黑心的王八羔子！

黃天监　是，您哪！

是　空　我告訴你，我今儿晚上就要过去成亲，好好的替我收拾行李，搬过船去。若有半点差錯，哼哼，要你小子的狗命！狗才，什么东西！（下）

黃天监　（楞介）啊！白白的騙我写了卖身字据，一个臭銅錢都不給我，还要駡駡咧咧的，有朝一日，我叫你死在

我手！正是：善恶到头終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

（下）

第二十三場

楊云友　（內唱西皮倒板）

恨强盜暗地里将人蒙騙！

〔妙香、楊云友上〕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每日心中似油煎。

射虎須用毒药箭，

（轉唱西皮搖板）

仇报仇来寃报寃。

妙香，我們的計策虽然定好，还要小心謹愼行事。那是空虽然是个孤身，到底是个男子；我們虽然协力同心，究竟是两个女流。况且有黃天监在那边船上，虽不是他的至亲，却曾与他同謀共事，万一到了緊急关头，他忽然喊叫起来，你我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妙　香　夫人放心，聞得那秃驴把黃天监叫到面前，将他衣服剝得精光，还逼他写了一张卖身契。他如今切齿痛恨，哪儿还肯帮他哪！

楊云友　这等說来，是天助我成功了。还有一件，昨晚我細細想来，弄死賊子之后，你我两个妇人，来在他乡远郡，无有一个男子护身，多有不便。那黃天监旣然是个无有阳气的人，倒不妨权且将他认做丈夫，才好行事。等到相中了可靠之人，到那时多多把些財帛酬謝于他，打发他走去便了。

妙　香　夫人說得有理。待我将他喚了进来，秘密吩咐他一番，到用着他的时候，也好叫他做一帮手。(向內)黄官人快来！

黄天监　(內)来啦！(上)

(念)今日黄天监，

当初大不該；

衣服被脫去，

現出本形来。

夫人有何吩咐？

楊云友　(假惊介)哎呀，你因何弄得这般模样？

黄天监　唉，夫人哪！

(唱西皮搖板)

可恨是空太不仁，

騙了夫人害小人。

渾身衣帽俱剝尽，

逼我写契卖自身。(哭介)

楊云友　黄天监你不必啼哭。你要依我行事，不但衣帽穿着不尽，就連你那卖身字据，也可以叫它做成一张废紙。

黄天监　果然能够如此，小子我是感恩不尽的啦。

妙　香　你拿出天良来，夫人有好話吩咐于你。你若眞心依計而行，还你一个受用不尽。

黄天监　如此但憑吩咐。

(妙香出門左右望介)

楊云友　你且听道：那秃賊誆騙良家女子，天理不容，我心中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要想騙他过来成亲，用酒将他灌醉。要你丢他下水，你可肯动手么？

黄天监　哎呀夫人哪！只怕你不是眞心；你若果有此意，我恨不能用尖刀将他的心肝挖出，拿来喂狗。叫我丢他下水，我看还便宜了他一个全尸。但只一件，他的酒量极高，只怕一时灌他不醉。

妙　香　那个都在我們身上，你不用管。

楊云友　旣然商量已定，事不宜迟，就去請他过来。

黄天监　如此我去啦。正是：他人行妙計，助我报冤仇。

（跳船介，下）

妙　香　你看他，这只船还离了那么远，他一跳就跳过去啦。

楊云友　唉，可知他是报仇心急喲。

妙　香　远远看見禿賊来啦。夫人您准备好了要說的話，好蒙哄于他。

楊云友　我曉得。

〔是空上〕

是　空　风流和尙成亲日，寂寞佳人快意时。
夫人見礼啦！

〔楊云友不理介〕

是　空　我害了几年的相思，不想今日才得到手哇。

妙　香　夫人，您背后那样想他，怎么一見了面，又是这等害羞起来？（扯楊云友見是空介）

楊云友　（低头介）休得罗唣！
（唱）我本待把衷情对你来解，
怎奈我面含羞难把头抬。

是　空　我和你是夫妻，害的什么羞哇？你过来，听我說！
（唱）我这里欲火难忍耐，
先来个檀口吻香腮。

〔是空抱楊云友，楊云友推开介〕

妙　香　他是个黄花閨女，比不得我，你要从容点儿，干嘛这么急碴儿？

是　空　你是晓得的，像我这路人，見了女子，哪儿熬得住喲！

妙　香　自古道：茶为淫說合，酒是色媒人。待我拿了和合杯来，你們俩喝盅交杯酒，借着酒把臉一抹，不是馬上就到一块了嗎。

是　空　如此，快点儿取来！

妙　香　是啦。（下，取酒上，斟介）

〔是空让楊云友飲酒介，楊云友不飲介，是空自飲，再斟，再劝，楊云友推介〕

楊云友　妾身向来不会飲酒。既然承你錯爱，就煩你代我飲了吧。

是　空　乖乖，多会說話呀！一句話說得我遍体酥麻。好，我替你喝。（連斟連飲介）

妙　香　您本来是海量，这样小盅儿喝着够多么别扭！我拿大杯去，让你喝个痛快。

是　空　对，喝醉了好——（又飲介）

〔妙香換大杯，偷放葯介〕

妙　香　我給你滿滿的斟上这一大杯，你喝了这个，添福添寿。

是　空　你們俩不但灌我酒，这酒里还加上点儿——

楊云友　什么？

是　空　我沒說别的，我說还加上点儿米湯，（笑介）哈哈哈……

楊云友　你既明白我的心事，就該开怀暢飲。

是　空　（持杯介）喝呀，快喝了好睡觉。（大飲介）

妙　香　喝干啦？喝不干，可要罰的！

是　空　（醉，起介）我的酒已够啦。夫人，我們上床去睡吧。

〔是空欲抱楊云友，跌倒介，楊云友向妙香作手势，妙香推是空不动介〕

楊云友　如今可以动手了。快叫姓黃的过来！

妙　香　（低声）黃官人快来！

〔黃天监上〕

黃天监　呼声呼得低，想要收拾那东西。（看是空介）果然醉倒啦。

妙　香　快些丟下水去！

黃天监　慢来慢来！我的衣服都被他剝了去啦，如今我沒有穿的，等我剝下来再說。（剝是空衣巾介）老兄啊，自古道：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見。你旣不肯发慈悲，我又怎好行方便？渾身剝得赤条条，你自作自受自承当。得，我把他背出去。

〔妙香帮黃天监背是空，丟下水介〕

船　夫　（內）船头上什么响亮？

黃天监　倒馬桶哪。

〔黃天监換衣介〕

黃天监　啊夫人，咱們三人大仇已报，此地不可久留，明早赶紧趱路进京。

楊云友　大仇旣报，就該急速回家，还到京中做甚？

妙　香　原該如此。只是千里行来，忽然轉去，恐怕船家要疑心吧。

楊云友　这里到京城，还有多少路程？

黃天监　不过三百里啦。

楊云友　旣然如此，我們且到京中画些单条册頁，卖些銀錢，

然后再回轉故乡便了。今夜天色已晚，各人安歇了吧。正是：莫道上蒼无有眼，

〔妙香扶楊云友下〕

黃天监　秃賊报应在眼前。(下)

第二十四場

〔林天素上〕

林天素　(唱南梆子)

实只望回乡葬天倫，

不想半路遇賊人。

脫身之計暗思忖，

有了！

快快修书求救星。

奴家、林天素。自从别了陈郎，指望回轉家乡，将我双亲落葬；不想半路途中，遇着了强徒，被他們擄入寨中，用为书記。亏我百般遮蓋，还不曾露出了本相。倘若被他识破，岂能免辱身之禍？唉！想陈郎，望穿秋水，等我轉去；誰想遭此意外之事！幸喜此时四下无人，我不免秘密修书一封，送与陈郎，叫他請兵前来救我便了！

(唱南梆子)

相别不觉三春尽，

路遇强徒身被擒。

幸喜乔妆遮蓋定，

搬兵速救难中人。

书信写完。丫头哪里？

〔丫鬟上〕

丫　鬟　（念）强盗伙中混，

　　　　　　嘍罗帳內眠；

　　　　　　巧扮男儿汉，

　　　　　　日夜把心担。

　　　　姐姐，有何吩咐？

林天素　我被他們拘留在此，不能脫身。現已写好密书一封，你可藏在衣带之中，星夜逃出寨去，送与陈相公，叫他速請官兵，早来救我，不可迟慢。

丫　鬟　我也正想这么办哪！我馬上就去。

林天素　正是：衣带揣书多危险，

丫　鬟　一心救主不辞难。

林天素　但願搬得救兵轉，（下）

丫　鬟　咳！

　　　　山寨踏为地平川。（下）

第二十五場

〔陈继儒上，家院随上〕

陈继儒　（唱西皮搖板）

　　　　　　天素去后无音轉，

　　　　　　好不教人眼望穿。

　　　　小生、陈眉公。自从送走林天素，不觉数月。想他此时必已回程。故此前来西湖边上等候于他。此处离江怀一住家不远，不免前往，借住几日。家院！

家　院　有。

陈继儒　带路！

家　院　遵命。

〔家院領陈继儒圓場〕

陈继儒　（唱）家院带路向前赶，

　　　　　　隐士門庭在面前。

　　　　来此已是。家院，向前叫門！

家　院　江老相公在家么？

江怀一　（內）嗯哧！（上）

　　　　花落家童未扫，鳥啼山客犹眠。

　　　　是哪一位？（开門介）哦，眉公来了，請进，請进！

　　　　〔陈继儒、家院进門介〕

江怀一　請坐！

陈继儒　有坐。

江怀一　賢弟，可是打从松江而来？

陈继儒　正是。

江怀一　請問思白，所娶的佳人，进来得意么？

陈继儒　并无此事，险些儿屈煞好人。

江怀一　啊！这等說来，难道是楊家老儿騙我不成？

陈继儒　一不是楊家騙你，二不是董家欺你。另有一个欺騙之人。

江怀一　是哪一个？

陈继儒　就是那是空和尚！

江怀一　他是怎样的行騙，你且道来！

陈继儒　是他暗用奸謀，假冒思白的名字，却是替他自己婚娶。

江怀一　竟有这样的奇事，实在令人可恨！楊家之女現在哪里？可曾寻訪着了？

陈继儒　水中捞月，鏡里观花，哪里去寻，何方去找？

江怀一　只要寻着是空，便可追究出来。

陈继儒　再不要想捉那賊秃，如今也不知他藏到何处去了。

江怀一　（怒介）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十分可恶！依愚兄看来，天也不过这般大，海也不过这样寬，定要将他拿住，把驴头割了下来。只可惜那个聪明的女子，落在淫棍之手，就算追得回来，也变成一块有瑕之玉了。

陈继儒　正是如此。小弟也有心事在怀，那林天素去了許久，为何还不轉来？

江怀一　山遙水远，她不久定会轉来的。

陈继儒　她也曾言道，不过二月，必然回来。如今早已过期。聞得閩中盜賊蠭起，只怕中途路远，遇着歹人了吧？

〔“急急风”。丫鬟上〕

丫　鬟　（念）身出刀枪里，
　　　　　书藏衣带中，
　　　　　倘若逃不出，
　　　　　两命尽成空。

参見員外、相公！

陈继儒
江怀一　丫鬟，你回来了，你姐姐現在哪里？

丫　鬟　姐姐嗎，現在强盜窩里！

陈继儒
江怀一　（惊介）啊！难道她被賊盜擄去了不成？如今現在何处？快快讲来！

丫　鬟　現有书信在此，二位請看。（呈出介）

〔陈继儒接书看介〕

陈继儒　哎呀，果然身落虎穴，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江怀一　賢弟呀！事已至此，不必着急。設法搭救要紧。愚兄有一契友，就在閩中，向聞你的高才，托我求你贈

詩一首。你若肯作一詩，相赠于他，这搬兵救难之事，包在愚兄身上。

陈继儒　是哪一位？

江怀一　鎮海大将軍，是閩中第一个豪杰，与兄有八拜之交。仗他的兵威，平此草寇，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你速速作詩，題在一把扇儿之上，那詩中的意思，須要含有求救之意。愚兄再加一封央求他的书信，就叫丫头星夜送去。他見了书扇，自然出兵援救。不但救出佳人，还可为蒼生除害。

陈继儒　若得如此，恩同再造。如此小弟一面作詩，兄台一面修书便了。

〔陈继儒作詩、江怀一写信毕，交与丫鬟介〕

江怀一　你将书扇收好，星夜赶到閩中，往鎮海大将軍帅府投递，他自会救你姐姐出来。

丫　鬟　是啦。（下）

江怀一　（唱）紅粉佳人一条命，
　　　　白馬将軍半万兵。
　　　　賢弟草堂权住定，

請！

陈继儒　（唱）这件事好教我心内不宁。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妙香上〕

妙　香　（念）画上几张画，
　　　　銀子一筐籮。
　　　　可笑色中鬼，

空想吃天鵝。

我，妙香。自从夫人来到京中，要借垂帘卖画为名，顺便暗訪才郎。誰想这才貌双全的男子，实实不易寻找。我家夫人，才郎沒有找着，銀子倒挣下几千。可笑那些书呆子，花了許多銀錢，还未曾見过夫人一面。有几个坏蛋，想要看她的面貌，故意的造謠言，說他平日的画是隔着帘子画的，必定有个代笔的男子汉。要她将帘子卷上一天，好面試一下子。夫人无奈，只得依了他們，約定今日卷帘。天已不早，求画的人也快要来啦。我且把文房四宝摆好，等候夫人出来便了。

〔楊云友上〕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香閨书画无人見，

揮毫落紙如云烟。

儿郎們要识春风面，

因此上出坐綉帘前。

妙　香　夫人，咱們的帘子卷起来吧？

楊云友　且慢！等待人来齐了再卷。画完了就放下，免得羞人答答的。

妙　香　是。

〔四公子上〕

四公子　（唱）一个个乔装胡打扮，

要把佳人美貌观。

妙　香　启夫人：人齐啦。

楊云友　卷帘！

妙　香　是啦。（卷帘介）

四公子　夫人，見礼了！

楊云友　列位請坐。有什么賜教，都請提了出来。

公子甲　小生是一把扇子。

公子乙　学生是一幅冊頁。

公子丙　我嗎，是一个手卷儿。

公子丁　在下是一条汗巾，

楊云友　妙香，磨起墨来！

妙　香　是。（磨墨介）

楊云友　奴家献丑，列位不要見笑。

四公子　不敢！

〔楊云友画介，四公子喝彩介〕

〔楊云友看公子丁汗巾，画介〕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看着他那个花花面，

犹如山魈到人前。

画就了荒山树一片，

盗果猿猴在树顚。

汗巾画完，妙香送了过去。

妙　香　是。（与公子丁汗巾介）

公子丁　妙得紧！我这汗巾，是后拿过去的，倒先画完啦。可見是有意于我。好好藏在袖內，以为表記。

〔楊云友看公子丙手卷画介〕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看来他也是山野汉，

生来的一副丑容顏。

画一个漁舟飘水面，

漁人撒网立舟边。

手卷画完，送了过去！

妙　香　是。（与公子丙手卷介）

〔楊云友看公子乙册頁，画介〕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这老儿是一个风霜面，

休說张緒在当年。

画些楊柳枯枝顛，

再画芭蕉雪里边。

册頁画完，送了过去。

妙　香　是。（与公子乙册頁介）

〔楊云友看公子甲扇子，画介〕

楊云友　（唱西皮原板）

虽然是一个书生面，

枯瘦形容实可怜。

賜尔一副好臉面，

松枝画在扇上边。

扇子画完，送了过去。

妙　香　是。（与公子甲扇子介）

四公子　家僮，取謝礼过来！

〔四家僮抬礼物上〕

公子甲　銀子二十两，做为潤笔。

公子乙　这也太轻了，学生加倍，是四十两。

公子丙　这也不重。小子再加一倍，是八十两。

公子丁　你們站开些！看看我的礼物。（取金錠送介）夫人，他們是白的，我是黃的；他們是碎的，我是整的。这里黃金一錠，重五十两，望乞夫人亲手接取。

楊云友　男女授受不亲，奴家不便亲手接取。妙香，收了吧！

妙　香　是。（收銀介）

公子丁　（背供介）哎呀呀！見了一錠大金子，都不肯亲手接一接，竟自这等大模大样！（想介）哦哦，是啦，想是众人面前，不好与我亲近。背着众人，自然不是这样的。这也难怪于她。

四公丁　劳动夫人了。告辞！

楊云友　列位請回，恕奴不送了。妙香，将帘儿放下！

妙　香　是。（放帘介）

〔四公子出門介〕

公子丙　与我們再談一談，又待何妨？竟自将帘子放下，弄得我心中好生难过。

公子甲
公子乙　早知如此，倒不如不与她見面的好。如今想死也无用，各人回家去吧。

公子丁　列位請回，小弟还要轉去。

三公子　轉去做什么？

公子丁　她方才不住的用目看，她必然心上有了我了。我不可辜負了她的美意，要去談談心。

三公子　（笑介）哈哈哈……不但瞧你一个，我們都被他看过了。也罢！我們就先回去，让他一人露臉，我等告辞了！（下）

〔三家僮随下〕

〔公子丁进門介〕

妙　香　相公轉来做甚？

公子丁　特来拜謝夫人。

妙　香　方才謝过啦。

公子丁　方才是公謝，如今是私謝。煩你代說一声，我定要会她一会。

妙　香　怕夫人着恼，我不敢說。

公子丁　你不說，待我自己卷帘。(卷帘介)

楊云友　(惊介)啊！你这人，无事闖了进来，是何道理？

公子丁　方才你用眼不住的瞧我，又替我先画汗巾，分明有爱我之心，怎敢辜負你的美意。

楊云友　啊！我随手抽来就画，分什么先后？就是用目观看，也不过看人打发的意思，并无一点私心。你休要弄差了！

公子丁　我晓得夫人的意思，不是当眞在这里卖画，分明是要挑选才郎。咱家臉儿生得不錯，也曾花費銀錢，捐了一个官职。家私虽然不多，也将就有一二十万。夫人倘若有心，你我就此訂下姻緣之好，你看如何？

楊云友　这是哪里說起？我是有丈夫的人，不过因家道貧寒，卖画度日。你若再是这样轻薄，恕我出言无礼了！

公子丁　也罢！有話說来我听。

楊云友　听了！

(唱西皮搖板)

任憑你家財千千万，

說来与我又何干？

斗筲之人何足算，

錢买官职銅臭熏天！

公子丁　住了！

(唱)听罢言来心暗轉，

不由我怒气滿胸間，

霎时之間变了臉，

休怪我礼义不周全。

好恼哇，好恼！

〔黄天监醉上〕

黄天监　（唱）每日里醉醺醺閑事不管，

全憑着美娇娘他会挣錢。

什么人在我家里吵鬧？

妙　香　我們家主回来啦，还不快走！

公子丁　呸！什么“家主”？分明是个拐子手。你們都是他拐騙来的，你欺的了别人，欺不了我！

黄天监　呸！放你媽的屁！

公子丁　啊！朝廷的命官，也是你駡得的么？（向家僮）狗才，都是你不会办事，你大爷的官銜灯籠，为什么不打出来？叫这般鳥人見识見识！（向黄天监）你这狗才不要慌，待我明日用个帖儿，将你送到有司衙門，打断你的狗腿！

楊云友　你要把官势来欺压他么？也罢！待我拚着几日工夫，将卖画儿的錢，也与他捐上一个前程，和你同到有司衙門，見个高下！

公子丁　嘿嘿！你看这个刁妇，竟敢出此朗言大話？也罢！等你大爷回家养养精神，明天显点神通給你們看看。你要与我小心了！（出門介）正是：

未得风流趣，

反受腌臢气；

妇人辱命官，

写本奏皇帝。（下）

〔家僮随下〕

黄天监　你看他气冲冲的走啦，倘若当眞告起状来，如何是好？

楊云友　无妨。料他那个錢买的官儿，势力有限。我明日就用銀錢与你捐上一个前程，就是回去的时节，也免得被人盘查。

黃天监　(笑介)哈哈哈……这样說来，我的官星又发現拉，妙妙妙！夫人，說了半日的話，請到后面歇息歇息！

〔楊云友，妙香下〕

黃天监　(笑介)哈哈哈……这是哪里說起？如今夫人拿出錢銀，与我捐上一官半职，不用說，我就是个老爷啦。待我先装点官腔，学点官体。呔！閑人走开，老爷来啦！(搖擺下)

第二十七場

〔四龙套、四大鎧、中軍、引鎮海将軍上。"点絳唇"〕

鎮海将軍　(詩)大将威名压海云，

英雄盖世胆包身。

帳前子弟三千众，

麾下貔貅十万軍。

俺、鎮海大将軍是也。奉大明天子之命，带領大兵，鎮守閩海一带等处。今有草寇猖狂，在建宁地面打家劫舍，扰害过路客商。也曾差人前去打探，这般时候，未見回报。众将官！

众　有。

鎮海将軍　轅門之外，如有前来稟报賊情之人，速报我知！

众　啊！

〔丫鬟上〕

丫　鬟　山路行来几千里，草鞋穿破百多双。

門上哪位在？

中　軍　做什么的？

丫　鬟　杭州江老相公有书信一封，折扇一把，差我面呈元帅，煩劳通禀。

中　軍　候着！启禀元帅：杭州江老相公差人送来书信一封，折扇一把，求見元帅。

鎮海将軍　传。

中　軍　传下书人！

〔丫鬟进門介〕

丫　鬟　参見元帅！

鎮海将軍　你奉何人所差？

丫　鬟　杭州江老相公，有书信一封，折扇一把，差我送与元帅。

鎮海将軍　呈上来！

〔丫鬟呈詩扇，鎮海将軍看介〕

鎮海将軍　原来是陈眉公的亲笔。我曾托江大哥，代我求他的墨迹。如今送来詩、扇，好不叫人欢悦！（看信介）哎呀！原来陈眉公的爱妾，被困賊巢，要我发兵往救。照这样看来。賊寇甚是猖狂。此时不去征剿，更待何时？来，将送书扇之人領到下面，好好款待！

中　軍　是。（領丫鬟下，又上）

鎮海将軍　众将官，兵发仙霞岭，征剿賊寇去者！

众　　啊！

〔同下〕

第二十八場

〔四嘍兵引刘香老上〕

刘香老　兵多粮又足，夺取錦乾坤。

〔林天素上〕

林天素　日夜被賊困，时刻不安宁。参見大王！

刘香老　罢了。一旁坐下。

林天素　謝大王！

刘香老　林先生，自从你入幕以来，我这山寨之事，越发兴旺。若不趁此大举，等待何时？今乃黃道吉日，俺意欲就此起兵，逢州搶州，遇县夺县，你意如何？

林天素　正該如此。

〔探子上〕

探　子　岭下軍情紧，报与大王聞。

报：今有鎮海大将軍，亲自带兵前来討战。

刘香老　再探！

探　子　啊！（下）

林天素　（背供介）想必是陈郎請的救兵到了。（暗下）

刘香老　我正要兴兵擒他，他倒来了。嘍罗們，杀！

四嘍兵　啊！

〔众圓場。鎮海将軍原人上，会陣介〕

鎮海将軍　呔！胆大賊寇，本帅大兵到了，快快下馬投降，饒尔狗命！

刘香老　呸！諒你不知大王爷的厉害！看枪！

〔起打。刘香老原人敗下，鎮海将軍原人追下〕

〔連場。刘香老原人敗上，鎮海将軍原人追上，起打，刘香老被擒介〕

鎮海将軍　两厢搜来！

〔四龙套下，押林天素上，跪介〕

林天素　将軍，念奴是一妇人，不敢造反，被他擄在寨中，万般无奈，才与他作书記的。

鎮海将軍　你莫非就是林美人么？

林天素　不敢！

鎮海将軍　軍士們，将她放了！

四龙套　啊！（放林天素介）

鎮海将軍　江、陈二兄曾有书札言道，美人陷在賊营，故此星夜出兵，前来相救。

林天素　多謝将軍救命之恩！

鎮海将軍　罢了。来，备一乘小轎，护送林美人返回松江！

林天素　启禀将軍：奴家原为葬亲而来，还要回到莆田安葬双亲，然后轉去。

鎮海将軍　原来如此。众将官，撥旗牌十名，仍用小轎一乘，送林美人前往莆田去者！

众　啊！

林天素　多謝将軍！

〔中軍領林天素下〕

刘香老　求大将軍饒命！

鎮海将軍　（冷笑介）哈哈哈……妖魔之輩，留尔何用？来呀，推出斬了！

四龙套　啊！（推刘香老下，斬介，又上）

鎮海将軍　收兵！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二十九場

黃天监　（內）啊哈！（上）

（念）小子生来命奇，

蕩尽无数家資；

誰想因病得福，

事事都占便宜。

下官、黃天监，自从捐了前程，蒙那賢良的夫人，当面言道："当初騙我出来，都是是空的詭計，与你无干。我因你是个老实人，故尔权且认做夫妻，遮掩外人耳目。也是你的命好，吃了这些时候的閑飯，又白白得了一个前程，你也应該知足。我今要回故乡，預先与你說过，一路之上，不妨仍然认做夫妻，一到杭州，就要分别，你姓你的黃，我姓我的楊，不可再来走动。"我想，既然受人再造之恩，自应順从他人的意思，当时滿口应允，收拾启程。一路行来，已到杭州地界，不久就要分別。須要請她出来拜謝一番。(向內)妙香，請夫人出来！

〔妙香、楊云友上〕

楊云友　叹客中光阴似箭，每日間盼望家园。

黃天监　夫人，前面就是杭州地面。船一到岸，少不得就要分別。特地請您出来，拜謝大恩。

妙　香　他当初是个穷光蛋，如今跟了夫人，得享富貴，恩德非小。就受他几拜，也算不了什么。

黃天监　夫人哪！

(唱西皮搖板)

感謝洪恩天样高，

深淵当中将我撈。

虽然是两下里水米无交。

便受虛名福也难消。

楊云友　住了！

(唱西皮搖板)

提起福命你果然高，

論才能哪有半分毫？

富貴功名齐有了，

这样的新郎你多做几遭！

黃天监　夫人此言，愧煞在下啦。說話之間，船已靠岸。待在下先上岸去，与夫人雇来小轎，也好回府。夫人速速收拾行李，在下告辞啦！（上岸介）

夫人請！

楊云友　請！

〔黃天监下〕

楊云友　啊妙香，你当初也是好人家儿女，与我同落奸人之計。报此大仇，多亏了你。我們两人旣回故乡，各人自便，不必跟随我了。

妙　香　夫人說哪里話来，妙香遇了夫人，才得重見天日，情願在夫人面前一世为奴。

楊云友　如此，你依旧跟随于我。我若身有所归，必定替你打算終身之事。只是一件，他們当初假做圈套，你不得不叫我“夫人”。如今我回去，依然是个女孩儿家，你不可再喚“夫人”，惹人談笑。

妙　香　遵命。

楊云友　这便才是。且随我去到后艙，将行李收拾起来，少时小轎到来，也好上岸回家。哎呀，謝天謝地，我楊云友今日方才脫离虎口，回轉家門了。

〔同下〕

第三十場

〔楊象夏上〕

楊象夏　（唱）过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滚油煎。

思想娇儿难得見，

为何音信竟渺然？

〔董其昌上〕

董其昌　（唱）心中难舍如花眷，

自古薄命是紅顏。

浪打鴛鴦实可叹，

音信全无为哪般？

老丈愁眉不展，想必是为令嫒之事？

楊象夏　唉！晚生原为寻女而来，小女旣然不在，就該轉去；終日在此打攪，甚是慚愧！

董其昌　老丈何出此言？四海之內，皆为朋友。只是不曾替你寻着令嫒的下落，下官着实慚愧。

楊象夏　晚生昨日在大街之上，偶然听着一个消息，但不知眞与不眞？

董其昌　是什么消息？

楊象夏　聞得有个少年女子，在京垂帘卖画，也是姓楊，不知可是小女？

董其昌　旣是才女，且又姓楊，定是令嫒无疑了。待下官与老丈預备盘費，速速赶到京中查問便了。但只一件，我倒替老丈为难，倘若去到京中，果眞寻着令嫒，那行騙的人儿也算是一位令婿了，难道还有什么法儿处置于他不成？

楊象夏　（变色介）老先生說哪里話来！晚生若遇这个賊徒，定要将他扭到有司衙門，請官府按律而办，哪里还能认他是我的女婿！

董其昌　老丈高見，下官欽佩之至。

〔长班上〕

长　班　千里赶来寻旧主，一边又当接新官。
长班与老爷叩头。

董其昌　你原是我的长班，到此做甚？

长　班　一来报老爷高陞，二来接老爷上任。

董其昌　我陞了什么官职？

长　班　老爷陞了礼部尚书。圣旨已下，催老爷即刻进京。

董其昌　晓得了。你先站过一旁。

长　班　是。

董其昌　啊老丈，这是你的时机到了。下官上任，你我一同进京，将来报仇雪耻，岂不是天从人願么？

楊象夏　妙哇，晚生眞是三生有幸！啊老先生，这个长班既从京中出来，那卖画女子的来历，必然知道。何不問他一問？

董其昌　言之有理。长班过来！

长　班　在。

董其昌　我聞京中有个少年女子，垂帘卖画，可是眞的么？

长　班　是眞的。

董其昌　哪里人氏？叫什么名字？一一讲来！

长　班　聞得是杭州人，叫做楊云友。

董其昌
楊象夏　（惊介）哎呀，果然是她！

董其昌　他的丈夫是甚等样人？

长　班　他丈夫叫做黃天监，是个极无用的酒徒，被这个妻子提携，如今也有前程了。

董其昌　恭喜恭喜！令婿既做了官，老丈的怒气也可以消灭了哇，（强笑介）哈哈哈……

楊象夏　嘬！他即便当朝一品，我这口恶气也是要出的！

〔四青袍、书吏、門子上，吹打〕

长　班　(出門介)什么事？

众　　　衙門吏役人等，迎接老爷到任。

长　班　候着！(进門介)启禀老爷：礼部大堂吏役人等迎接老爷上任。

董其昌　喚他們进来！

长　班　是。(出門介)老爷命你們进来！

〔四青袍、书吏、門子进門介〕

众　　　参見老爷！

董其昌　罢了。外面候着！

众　　　是。(出門介)

长　班　长班出京之时，聞听圣旨催得紧急，求老爷早些起馬。

董其昌　更衣伺候！

长　班　是。(与董其昌换衣介)

董其昌　来，另备小轎一乘，楊老相公随本官一路进京。

长　班　启禀老爷：他們原备有官亲幕友的小轎。

董其昌　如此甚好。老丈，你我一路启行者！

楊象夏　請！

〔董其昌、楊象夏上轎，众役鳴鑼开道介，同下〕

第三十一場

〔江怀一上〕

江怀一　(念)着意覓佳人，
　　　　无处探消息；
　　　　丢去不思量，
　　　　偏又丢不去。

我、江怀一。为楊云友一事，終日訪求，无有下落。只說好事成空，誰知不然，乃是被是空騙去，又央一个残疾男子假做新郎，要想带到京里成亲。不想此女倒有智謀，不但未中詭計，反把賊子沉入水中，依旧保全名节，回到故乡。或者是董思白的前世緣法，也未可知。也曾差人去喚媒婆与她撮合。但只一件，那董思白偏偏又进京去了。新郎不在，叫那做媒的人怎好提亲呢？(想介)嘔嘔，有了，只說京里差人出来，托我替他做主，亲事說成，便送到京中成亲，我就是这个主意。且待媒婆到来，吩咐于她便了。

〔道婆上〕

道　婆　(念)又念经，又做媒，

不愁吃喝不愁衣，

孤男寡女和色鬼，

无人不道我慈悲、我慈悲。

江相公，你喚媒婆前来，說的是哪头亲事？

江怀一　你是一个道婆，哪里会做媒呀？

道　婆　嘿，道婆是我虛名，做媒拉縴是我的本行。

江怀一　(笑介)哈哈哈……也罢！如此就用你一用。

道　婆　慢着！用我可不行，誰要我这个样儿的？

江怀一　不是啊，用你去提一件亲事，看你可干办得来？

道　婆　但不知是哪一家？

江怀一　是个姓楊的人家。有一位能书善画的女子，叫做楊云友，新近从远处回来，年已长成，尚未婚配。我有一个相好的朋友，是松江董翰林，前日陞了礼部尚书，进京去了。昨日有书信前来，托我替他作

主。这头亲事，倘若說成，就要取进京去。聞得那个女子，是极为称贊董翰林的，料想无有推辞的了。

道　婆　如此說来，这事犹如順水推舟一般，有何难哉？但是一件！

江怀一　哪一件？

道　婆　事成之后，可别忘了我的媒錢。

江怀一　那个自然。

道　婆　告辞啦。（出門介）正是：但憑媒人嘴两片，管教他千里姻緣一线牵！（下）

江怀一　媒婆此去，倘能成功，也了我一桩心事，（笑介）哈哈哈……（下）

第三十二場

〔楊云友、妙香上〕。

楊云友　（唱西皮搖板）

　　我父出外无音信，

　　好不教人挂在心。

奴家自从京里回来，受尽风霜之苦，实只望寻着老父，图个骨肉团圓；不想他老人家往松江寻我，至今未回，音信全无，存亡难晓，好不想煞我也！

妙　香　吉人自有天相，小姐且自寬心。但只一件，小姐青春也不小啦，須要早些相中一个情郎，自家身子，才好有个下落。要像这样耽擱下去，青春一过，那时节后悔，可也就迟啦。

楊云友　女大当嫁，我岂不知？但这終身大事，不可草草。等那說亲的人儿到来，我自有道理。

〔道婆上〕

道　婆　（念）莫道媒婆害人精，

方便还須方便門；

奉劝女儿須早嫁，

我在中間图謝銀。

来此已是楊家門首。待我自己进去。（进門介）我說，这一位女菩薩，可是楊小姐嗎？

妙　香　正是。

道　婆　好一位标致小姐！怪不得人家那样虔心，求我来作月下老人哪。

妙　香　听你之言，敢莫是来作媒的，請問才郎是哪一位呀？

道　婆　提起才郎的名字，只怕你們都要眉开眼笑的啦，就是那松江董翰林。

妙　香　难道是董思白不成？

道　婆　不錯，就是他。

〔楊云友、妙香相对暗笑介〕

道　婆　如何？我說你們一听見說是他，就要眉开眼笑啦，如今果然应了我的話啦。

楊云友　聞得他升了礼部尙书，进京上任去了，哪还有工夫在家里說亲？

道　婆　他在京里差人出来，托本处江相公撮合。若是小姐应允，要送到任上去成亲。

楊云友　又是第二个是空来了。他是不多的日子才进京的，我是不多的日子才出京的，难道他是个神仙，就晓得我到了杭州，托人赶来說亲不成？这一定是做成的圈套，前来朦哄于我。

道　婆　哎呀，阿弥陀佛！实是他要娶小姐，我乃吃斋念佛

之人，并无半句虚言。

妙　香　我家小姐，就是被吃斋念佛之人哄怕啦，所以看見你們这种人，她就头疼。

道　婆　这头亲事，既然不允，請問小姐，要嫁一个甚等样人？請你說明白啦，我好替你寻找。

妙　香　我家小姐要选四样俱全的，方肯嫁他。

道　婆　是那四样？

妙　香　第一，要看人物；第二，要考文才；第三，要会写；第四，要会画。有了这四件，只管来說亲；若少一样，請你免开尊口！

道　婆　既然如此，暂且告辞。改日寻着了才郎，再来說亲。(出門介)哎呀，小姐呀，小姐！我看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誤，只为聪明誤自身哪！(下)

楊云友　唉！

(唱)僧尼說話难憑信，

枉做吃斋念佛人。

这一番心意来拿稳，

将身轉到綉房門。

〔同下〕

第三十三場

〔江怀一、陈继儒上〕

江怀一　諸事难酬良願，

終朝为友心悬。

陈继儒　千里迢迢路远，

玉人常挂胸間。

〔陈继儒、江怀一对坐介〕

江怀一　啊眉公，我昨日央人与董思白說来，自揣万无不成之理；誰想那楊家女子被是空騙过一次，如今把眞情都认做假話，执意不允，如何是好？

陈继儒　聞得她的意思，要想选个四样俱全的丈夫，只恐一时也难选就。

江怀一　弟倒有一計在此，寻一个四样俱全的朋友，送去与他相看，若是相得中，就把那女子娶了过来，連夜送进京去，把那是空的好計套来当个正事使用，有何不可？只可惜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陈继儒　这事实实的为难。慢說眼前难找，就有这样的人，为何不自己去做眞女婿，却替他人来扮假新郎？

江怀一　照你这样說来，难道就罢了不成！

陈继儒　这事且待慢慢的商議。但那林天素陷在賊巢，叫人好生挂念。前者蒙你写书求救，怎么还不見回音？

江怀一　早晚之間，必有好音。

〔林天素、丫鬟上〕

林天素　（唱）主仆們经过了千灾万难，

　　　　今日里眞僥幸轉回故园。

〔林天素、丫鬟进門，江怀一、陈继儒見介〕

江怀一　哎呀，陈夫人轉来了，可喜可賀！

陈继儒　哎呀，你遇了这般凶险，眞正急煞我也！

林天素　若不是江先生相救，你我夫妻万难重会，应該一同拜謝才是。

陈继儒　正該如此。

〔陈继儒、林天素向江怀一拜介〕

江怀一　哎呀呀，岂敢哪岂敢！此乃是眉公一首詩句的力量，老朽何功之有。我們一同落座，有話叙談。

（向丫鬟）你且到后面歇息去吧！

丫　鬟　遵命。（下）

林天素　你前日回去，一定看見董太史的人了，才貌到底如何？

陈继儒　不要提起，实是一桩奇事。那卖古董的是空和尚，假冒董太史的名字，竟自把楊云友騙去了。

林天素　啊，竟有这样奇事！話虽如此，难道一个有才学的女子，就甘心与那和尚成亲不成？

陈继儒　他不惟不从，且能报仇雪恨，依旧保全名节，回轉家园。你明日換了衣装，可以前去訪她一訪。

江怀一　（笑介）哈哈哈……

陈继儒
林天素　老先生为何发笑？

江怀一　眉公，我方才与你商議，要寻找代做新郎之人，如今有了。

陈继儒　有在啊里？

江怀一　（指林天素介）就是此位。

陈继儒　（笑介）哈哈哈……倒也不錯。只怕她未必应允。

江怀一　就是她不应允，也要苦苦的央求。

林天素　你們两个唧唧噥噥，商量些什么，好生叫人难解！

江怀一　无有什么难解，現有一桩討便宜的事儿，要你去做，料无推辞了。

林天素　什么事，快請讲来！

陈继儒　就是董思白的那桩事。他如今升了礼部大堂，赴任去了。我們央人，替他向那楊家女子說亲。那一女子只因被是空騙过一回，认为我們的話也是騙她的，执意不允，要自己择婿。江老先生的意思，要

你假装男子，前去叫他相看，相中之后，就娶她过来，差人送进京去，与董思白完婚，这桩事你肯做不肯做？

林天素　这样的险事，叫我如何敢做？

江怀一　你落在龙潭虎穴之中，天大的险事，犹做得了；何况这些须小事！

林天素　做便去做，只是有三桩事不稳。

江怀一
陈继儒　是哪三桩？

林天素　第一桩，是怕像貌相不中；第二桩，是怕才学选不中；第三桩，是怕成亲之后，露出馬脚来，倘若将事儿弄糟啦，那时节休得怪我。

江怀一
陈继儒　这三桩事，料是无有的。不必太謙，明日就要借重了。

林天素　旣然如此，我应允就是。

江怀一　时候不早，你們夫妻二人同我到后堂一齐用飯。

陈继儒
林天素　来此就要叨扰。

江怀一　眉公与我乃是多年好友，自家弟兄，何出此言？容我带路！

（唱）好姻緣原本是紅线系定，

扮新郎何况是美貌佳人。

陈继儒
林天素　（唱）但願得这事儿不負尊命，

女裙釵也落得万古留名。

江怀一　請！

陈继儒
林天素　請！

〔同下〕

第三十四場

妙　香　（內）啊哈！（上）

（念）小姐婚姻眞不易，

苦选才郎做女婿；

媒人說了有多少，

誰知全是放狗屁！

我家小姐自从京里回来，那些个冰人、月老，不知来了多少，把那些男子的才貌，說了个天花乱墜，誰知走到人面前，不是酸秀才，就是土光棍，所以小姐甚是煩恼。成天坐在綉房里，不肯轻易見人，但凡求亲的来啦，只传出一个題目来，考試于他，要等文、才、技、艺都考中啦，才肯出来面相人才。今日是个相看的日子，一定有說亲的前来。不免在此等候便了。

〔道婆上〕

道　婆　三番两次来作媒，好歹就是这一回。

妙　香　老师傅，是又来說亲嗎？

道　婆　今日这头亲事，是十拿九稳的。快請小姐出来！

妙　香　我家小姐，被那些面目可憎、語言无味的相怕啦，如今躲在綉房，連媒人也懶得見面。吩咐有說亲的来，只許传題考試，考中了才相人才。

道　婆　这也使得。今日这一个，任憑你考哪一样，保你全考得上。但只一件，考中啦，即刻就要过門。咱們得說在头里。

妙　香　只要相得中，他也肯随轎到門。只怕那位郎君，沒有十拿九稳的文才和人才。

道　婆　不敢相欺，他把这头亲事捏在手心里，連花灯彩轎都随身带来。若无有眞才实学，怎敢如此。

〔吹打。四青袍，二轎夫抬林天素上〕

林天素　（唱）花灯鼓乐随身后，

霎时馬到定成功。

道　婆　新郎到啦。妙香姐，你先替小姐相一相。

妙　香　（背供介）果然好一个人物！但不知才学如何？我且去請題目出来。（下）

道　婆　林相公，你且看来，莫說小姐生得十全十美，就是这个丫鬟也有几分姿色。

林天素　（笑介）哈哈哈……

〔妙香持箋上〕

妙　香　丹青为末技，詩句作头場。求相公作絕句一首，写成一副单条，我家小姐一来看詩，二来看字。

林天素　（背供介）哎呀，原来是"木兰从軍"，这个題目，恰好合着我女扮男装的身份。（向道婆）媒婆，你与我磨起墨来！

道　婆　是啦。（磨墨介）

林天素　（唱西皮原板）

借題巧寓詩人意，

誰能识得暗藏机？

风流事儿有雅謎，

其中奥妙少人知。

（念）蛾眉披甲代行师，

扫退群雄不识雌；

莫道补天非女职，

媧皇原不是男儿。

写完了，請送进去。

妙　香　是啦。（持箋下）

道　婆　相公，詩可得意？别头一場就叫人給刷下来！

林天素　岂有此理！这样的文字若还不中，世上就无有举子了。

道　婆　橘子有，水果攤子子上去买。

〔妙香持箋上〕

妙　香　欲試无双技，还观第二場。小姐說啦，詩与字都中啦，还有小幅宣紙，請相公画画儿。

林天素　这个越发的不难了！

（唱西皮搖板）

后場更比前場易，

且画梅花三两枝。

画完了，請送进去。

妙　香　是啦。（持画下）

道　婆　阿弥陀佛！保佑这一場中了才好哪。

〔妙香上〕

妙　香　（念）正在夸詩字，

誰知画又成；

要看新郎貌，

吩咐下帘櫳。

小姐說，字画、詩句全取中啦。如今要看容貌啦。待我放下帘子，好請她出来。（放帘介，向內）有請小姐！

〔楊云友上〕

楊云友　（唱西皮搖板）

取中了詩画字三种才艺，

怕只怕中清外浊难占双奇。

〔楊云友斜身看林天素介〕

楊云友　呀！

（唱）有道是六郎面荷花难比，

　　这样的美容顏胜过蛾眉。

道　婆　相公，您下位走几步儿，与小姐看看。

〔林天素走介〕

楊云友　（唱）貌堂堂衣翩翩行来走去，

　　論风采好一似张緒当年。

妙香，对他去說，这一場考試，容貌也考中了。我就与他成婚便了。

妙　香　我家小姐說啦，这場考試，全都中啦，她可以和相公成亲啦。

林天素　如此取聘礼过来！

〔道婆取礼物介〕

林天素　小生备有花紅彩礼，望呈小姐。原先說过，亲事說妥，就要随轎过門的。

妙　香　如此待我传言。（向楊云友）人家說啦，亲事說妥，就要随轎过門的。

楊云友　聘礼不消收了，原物送还。过門之事，依他就是。

妙　香　我家小姐說啦，聘礼不收，原物退还。过門之事，依你就是。

林天素　旣然如此，請小姐更衣上轎。

〔吹打。妙香与楊云友換衣介，楊云友上轎介，大圓場。江怀一、陈继儒、儐相上。四青袍、轎夫下。儐相贊礼介，林天素、楊云友拜天地介〕

江怀一　恭喜林兄，娶了这样一位好新人，我等是要吃喜酒的。

林天素　今晚請回，明日过来奉請。

陈継儒　果然是个絕色佳人，可喜可喜！

江怀一　（向林天素）你的新人便取过来了，只是这为丈夫的道理，是难得很的，你要用心去做呀，

陈継儒
江怀一　（笑介）哈哈哈……（下）

林天素　这等朋友，可恨之极。都迴避了吧！

〔道婆、宾相下〕

林天素　看酒伺候！

〔妙香斟酒介，林天素送酒介〕

林天素　娘子，我和你是文字知己，与寻常夫妇不同，須要大方不拘，欢飲几杯，細叙衷腸，千万不要害羞才是。

〔楊云友不飲介〕

林天素　怎么，小生这样相劝，酒杯还是不肯沾唇，想是怪我礼貌不周。喏喏喏，只得出位来相劝了。

〔林天素一手搭楊云友肩，一手进酒，楊云友飲介〕

林天素　好！才女成亲，原該如此。如今望你开一开金口吧！

楊云友　官人休要急躁。你我夫唱妇随，天长地久，此时羞答答的，叫人怎样开口？

林天素　娘子，小生往日看你的画儿，笔笔到家，张张俱好。为什么不模仿別人，只喜仿那董思白？董思白的画有什么好处，你就这样爱慕于他？

楊云友　非是有心学他。只因平日爱他的文章，敬他的人品，故此笔墨之間，不知不觉的就相似了。

林天素　旣然如此，前日有人与他作伐，就該应允，为何又拒絕于他？莫非是只爱其才，不爱其貌么？

楊云友　奴家幷未与他見过，哪知其貌如何？况且眞正才子，也不可以貌相。只因被那不良之人，假冒他的名字，騙过一次，故此不敢轻易应允，只恐二次中了奸計。

林天素　話虽如此，万一作媒之人果眞是替思白提亲，岂不錯了机会么？

楊云友　郎君此言差矣！

(唱西皮摇板)

虽然是难分眞和假，

总胜似被他人暗害于咱。

到如今奴此身嫁与尊駕，

那婚姻好和歹切莫提他。

林天素　娘子此言一些儿也不差。你且稍待。

楊云友　郎君請便。

林天素　(背供介)哎呀且住！今晚既然娶她过来，就該与她同床的才是。只是与她相逢未久，不能遽然当做知已看待。倘若露出馬脚，那还了得！且待盘桓几日，等待与她相熟起来，那时再說出眞情实話，嗯，这事儿嘛，就好办啦。(向楊云友)娘子，小生先前的意思，惟恐你心下犹疑不定，故尔不曾挑选吉日，竟自娶你过来。我想男女成亲，乃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今晚的日子不大吉利，小生且到别房歇宿，且待选个好日子，再与你成亲，不知尊意如何？

楊云友　(向妙香)听他之言，这事又有些蹊蹺了。

妙　香　正是，难道又是一个黃天监不成？

楊云友　今晚不論如何，定要見个明白。妙香附耳上来！

(与妙香耳語介)

妙　香　妙妙妙！我就去讲。(向林天素)相公，小姐方才說啦，今晚日子既然不好，求你叫一乘小轎，小姐暂且回去。待等相公选了吉日，再来成亲。

林天素　啊！你說的是哪里話来？既然娶过門来，哪有轉去之理？你可替我劝上一劝。

妙　香　我家小姐是最固执的，她說要去，是一定的要去的。

楊云友　妙香，快快催他搭轎，不要耽擱工夫！

林天素　哎呀，(背供介)这便如何是好？也罢！待我将計就計，看事行事，与她說明便了。(向楊云友)既然如此，就在今夜成亲，不必回去了。

楊云友　日子不好，不便成亲。

林天素　自古道：选日不如撞日。既然相得中，也就是一个好日子。不須拘泥，待我与你解带寬衣。(与楊云友除冠介)

妙　香　相公也請寬衣。

林天素　怎么，我也要寬衣么？

妙　香　正是。

林天素　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寬衣了。(除头巾介)

妙　香　你看好一头的青絲髮，倒与小姐不差什么。

〔林天素脫衣介〕

妙　香　(向楊云友)这細細的腰儿，也和您差不多。(向林天素)这脫靴子是我的差事，待我与相公来脫。

〔妙香强与林天素脫靴，惊介〕

妙　香　哎呀小姐！相公靴子里面，乃是三寸金蓮。
(唱)哎哎喲！

这头髮腰身俱可疑，

三寸金蓮是怎么弄的？

楊云友 (怒介)啊！你怎么是个妇人？

林天素 我原說我是妇人，幷不曾說是男子。

楊云友 啊！你几时說过？

林天素 我先前那首詩中言道“媧皇原不是男儿”。既然“不是男儿”，自然是个女子。你如不信，把那首詩再看一看，就明白了。

楊云友 旣然是个女子，娶我做甚？

林天素 小姐呀！

(唱西皮散板)

小姐不必太猜疑，
我有言来听端的：
董思白他一心想娶你，
媒人上門話难提。
假扮新郎娶来了你，
那董思白才与你是眞夫妻。

楊云友 呀啐！当初說是董思白，如今又是董思白，难道我楊云友前生欠了董思白的寃枉債，董来董去，叫我也不懂了哇……(頓足哭介)

林天素 小姐不必啼哭。你如今这一董可懂着了。快請坐下，待我与你細讲。从古以来，佳人須配才子，才子也要配佳人。如今世上的才子，第一个是董思白，第二个是陈眉公。如論佳人，第一个是你，第二个么，嗯，便要数着我啦。

楊云友 你是哪一个？

林天素 区区叫做林天素。

楊云友 (背供介)林天素是个有名的妓女，原来就是她。

林天素　我們两个，怎好放着数一数二的才子不嫁，去嫁那无名之輩？我与眉公，已然訂了百年之約。只有那董思白，当初見了你的画儿，就异样鍾情，也曾托江怀一江相公，到处寻訪。誰想你被人騙去。如今你全节回来，可見是天緣注定。等到江怀一托人作媒，偏偏被你回絕。他万般无奈，怕你落在别人手中，到后来追悔不及，故此叫我装做男子，娶你过来，再送与董公匹配良緣。这乃是眞情实話，小姐你千万不要多疑啦。

楊云友　这等說来，难道那董思白也曾有情于我？

林天素　岂但有情，不曾看見新人，已然做了养老女婿。你那位令尊，一向住在他家，如今也随他上任去了。你若不信，明日送到京中，預先見过令尊，然后再与思白成亲便了。

楊云友　果然如此，那思白不只是个情郎，还是我的恩人了。

林天素　是便是了。我旣做一番新郎，也要与你同宿几夜，略微討一些虛假便宜，方肯送你前去，难道就是这样罢了不成？

(唱)今夜里做夫妻虽然是假，

鴛鴦枕也休要冷落了她。

楊云友　(唱)这一番該不是朦哄于咱，

好教我惊弓鳥主意难拿。

林天素　娘子，随我来呀，(笑介)哈哈哈……

〔同下〕

第三十五場

〔楊象夏上〕

楊象夏　唉！

（唱西皮搖板）

　　失却了女娇娃終身之靠，

　　倒教我年迈人无有下場。

我、楊象夏。幸蒙董公，将我携带进京，指望寻着女儿，报却誆騙之仇，以得終身之靠；誰想事不由人，我未进京，她已出京，竟在途中錯过了。又蒙董公贈我路費，赶到杭州。誰想女儿还是見不了面。訪問邻居，說她已嫁到林家去了。只得上前寻找，探个下落！

（唱）大街小巷俱走到，

　　挨戶推門仔細瞧。

　　猛抬头姓林的人家已到，

　　又只見彩綢儿风里飄搖。

里面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屋里新郎假，門前賀客眞。是哪个？

楊象夏　林相公在家嗎？煩你传禀，就說有个姓楊的老头儿前来拜訪。

院　子　（向內）有請相公，楊老先生拜訪。（下）

〔林天素上〕

林天素　乔裝整冠带，嘉宾何处来？老丈尊姓？

楊象夏　学生姓楊，云友就是小女。

林天素　哎呀，原来是岳丈到了，未曾远迎，多有得罪！

楊象夏　喚小女出来一見！

林天素　岳丈来了，她自然要出来叩見的。待小婿进去，亲自喚她出来。（下）

楊象夏　好一个俊雅郎君。女儿嫁着这样一个人，倒也罢了。

〔楊云友上〕

楊云友　急忙到庭外，聞說严亲来。啊！果然是爹爹到了。(跪哭介)爹爹呀……你为何今日才来看你女儿呀！

楊象夏　儿呀！当初只怪我年老无才，不曾听信你言，把那賊子当做好人，累得你这般受苦，可不痛煞我也呀……(哭介) 唉，以往情节，为父尽知。只是我出門之后，也受了千辛万苦。若不是一位大恩人将我搭救，不知要流落何方，怎能挨到如今，与你見面？儿呀，你可知道这大恩人是哪一位？

楊云友　爹爹不說，儿已尽知，就是那董太史公，昨日有人对孩儿說过了。

楊象夏　原来你也知道了。我受人这样厚恩，不能答报，当初还指望——(向內望掩口介)

楊云友　指望什么？

楊象夏　(低声)指望杀了仇人，将你許配与他，一来报恩，二来做个倚靠。你如今有了人家，这話也就无从提起了。

楊云友　(高声)旣然如此，也还不迟。这一人家，是做不了准的。

楊象夏　我儿說哪里話来！自古道：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哪有更改的道理？况且这个女婿又生得这般齐整，可算得才貌相当，怎么还說这样的話来？

楊云友　爹爹，孩儿实对你說了吧，她不是个女婿，也是替人做新郎的。

楊象夏　怎么，新郎岂是可以代做的么？

楊云友　当初代做的是个太监，如今代做的是个妇人。

楊象夏　怎么又有此事！她是替哪一个代做？快快讲来！

楊云友　爹爹容禀！

（唱西皮搖板）

你知那眞儿夫他是哪个，

就是那董太史身居台閣。

江怀一陈眉公央媒来說，

孩儿是惊弓鳥怕入网罗。

林天素乔改扮东床坦卧，

却原来为思白暗結絲罗。

到如今进京城无人伴我，

有爹尊送儿去天作之合。

楊象夏　哎呀呀，这样說来，你如今仍旧是董家的人了，眞乃天从人願也！

（唱西皮搖板）

眞乃是好姻緣天来撮合，

不由得年迈人喜上心窩，

劝我儿忙收拾打点包裹，

待明天一路行嬉笑呵呵。

楊云友　爹爹慢走！孩儿明日等候爹爹启程便了。

楊象夏　（点头介）啊，使得，使得，（笑介）哈哈哈……（下）

楊云友　（唱西皮搖板）

老爹爹聞言笑呵呵，

也不枉我先前苦受折磨。

迈步儿到后堂与天素說破，

到明天披星戴月又渡江河。（下）

第三十六場

〔二旗牌、董其昌上〕

董其昌 （唱西皮搖板）

流年似水駒光迅，

美眷如花何处寻。

下官、董思白。前番携带楊象夏进京，指望替他寻着女儿，除去拐騙之賊，依旧成了好事；誰想等得我来，她又出京去了。虽然煩象夏回乡寻找，但不知可曾相遇？唉！料想这段姻緣，是不能成就的了。只要她家骨肉团圓，也不枉我一番周济。不知几时才有音信前来，好生叫人放心不下。

〔平头持书上〕

平　头 一心成好事，千里报佳音。我、江相公的平头便是。蒙陈相公与我家相公，替董相公成了好事，一面差人送小姐进京；一面写了书信，着我先来通报。来此已是礼部大堂。不免煩門公代我禀报。（向旗牌）二位爷，代禀一声，就說杭州江相公与松江陈相公差人下书。

旗牌甲 候着！（进門介）启老爷：杭州江相公与松江陈相公差人下书。

董其昌 叫他进来！

旗牌甲 是。（出門介）老爷命你进去。

平　头 有劳了。（进門介）参見老爷？

董其昌 罢了。二位相公都好么？

平　头 二位相公都好。书信呈上請看。（呈书介）

董其昌 （看书喜介）哎呀，世上竟有这等巧事！平头，你是几

时起身的？如今送亲人来在何处？

平　头　启禀老爷：小人与新夫人是一齐起身的，船到张家湾，小人预先前来报喜，新夫人随后就到了。

董其昌　来，吩咐长班：一面唤儐相伺候，一面拨夫馬相迎！

二旗牌　是。(下)

董其昌　天地之間竟有这样的奇女子，不惟不从奸計，反而报仇雪恨。我以前不过重她的文才，如今才晓得既有节操，又有智謀。下官得了此人，眞乃僥幸也！

〔吹打。四青袍、二旗牌、楊象夏、楊云友、妙香上，儐相上，贊礼介，董其昌、楊云友拜介，儐相、四青袍暗下。楊象夏、董其昌、楊云友分坐飲酒介〕

董其昌　啊岳丈，蒙你千里迢迢，寻着令嫒，今又送到京来，成就了美滿姻緣，下官眞是喜之不尽，感之不尽。

楊象夏　多蒙台爱，当得如此。

董其昌　夫人，我与你数載神交，一朝相会，眞乃三生有幸！从此琴瑟調和，百年到老。

楊云友　(羞介)但願如此。

董其昌　(看妙香介)这个妇女，倒也生得端庄。她叫什么名字？

楊象夏　她叫妙香。

董其昌　心淸聞妙香。这“妙香”二字，起得倒也不錯。

楊象夏　說起話长。她也是是空騙去之人。只是这个婢女不要看錯了她，倒是个女中豪杰，竟能忍辱报仇。多亏了她划出許多計策来，帮助小女，才能保全名节。还求你另眼看待。

董其昌　也罢！过一日待我将她收为义女，寻个人家，打发

她出閣便了。

楊象夏　学生酒已够了。暫且告辞！

董其昌　岳丈請便。来，家丁們帶路，送楊老先生书房安歇！

二旗牌　是。

楊象夏　正是：平生心事从此了，不由老夫乐陶陶。

〔二旗牌領楊象夏下〕

董其昌　丫鬟，掌灯进房！

妙　香　是。（掌灯介）

董其昌　夫人！

楊云友　老爷！

董其昌　随我来呀，（笑介）哈哈哈……

〔尾声，同下〕

統一书号：10071·541
定　价：(7) 0.35元